



所知錄

括所知錄稿本校補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記



一閩立國僅一年某以乙酉冬十月始到行在
既補外吏不悉朝事又終日奉檄驅驅無因得
閱邸鈔茲編凡福州年^十月以前事皆得諸聞者
也至於延平行政贛州用兵亦祇識其所親見
者記之江閩士大夫多留心者必已有成書也

一粵事自戊子秋九月過嶺到肇參列班行畧
有見聞隨卽記錄茲編凡戊子以前皆本諸劉

容生之日記於湖南戰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
記者而已記之辛卯春滯梧州村中畧加編緝夏四
月始離粵地去南日遠間有傳聞不敢深信亦
不敢紀也平宏光朝某以書生蒙鈞黨之禍匿武水周仲
馭家複壁中耳目俱絕無所聞知亂後始過白
門於先朝勲戚口中得三款案遂作傳疑詩三
首紀之至於覆國之姦固係同郡本末素悉今
惟紀其里居大畧乞降後死仙霞嶺事皆得諸

同時共事者之口若其立朝誤國諸狀海內自
有信史也一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觸輒紀篇章
閩中舟車之暇亦間爲之粵則閒曹無事莫可
發攄每有紀事必係以詩或無紀而但有詩或
紀不能詳而詩轉詳者故詩不得不存也刪者
甚多亦存其紀事之大者而已一出嶺時頻遭
兵掠是編爲小兒法祖藏敗絮中得存歸而深
匿之將作井中史矣兒歿十餘年不忍發笥檢
視而僞說橫行顛倒悖謬無處置喙付之長歎

而已近見野史中亦間有傳信者然皆得之風
聞其中成敗是非本末曲折未經親見故不能
悉之深也其書有爲予所知而不甚關係當時
偶失紀者記補入數條若予所不知者雖信亦不
敢載也

所知錄卷上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記

隆武紀事

上諱聿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於南陽國
號唐祖端王惑於嬖人欲立其子囚世子義於承
奉司上方三歲從之囚年二十八尙未請名已世
子遇毒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桂注言於王曰世
子薨逝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爲
上請名立爲世孫崇禎五年壬申端王薨上襲位

於作于下俱同
不另改

年三十一矣七年甲戌流寇猖獗上蠲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豪弗授功上以爲言詔逮振豪下獄已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爲叅將領之不許八年乙亥冬流寇再犯南陽上䟽言所有護衛一千二百人半爲汴梁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軍見還亦不許會先帝欲行宗室換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上遺書子壯爭之稱說典制援引經傳言言有本廷臣固不及知也顧弗已因督臣盧象昇過南陽不朝劾奏之上好爭宗藩大體

又所建請日煩與廷臣多牴牾先帝意亦不之善也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上勦義勤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奉旨切責至裕州與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事定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夔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墻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械致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陵奄索賄不遂用祖制墩鎖法以困苦之上不勝其辱病幾殆賴妃曾氏調護惟謹至刲股以進乃愈

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本籍江西上卽位册爲

皇后

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望氣者言鳳陽高墻內
有天子氣淮撫路振飛聞之以賑罪宗爲名入見
上上告以吏遇無禮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置吏
無狀者石應詔於法賑以私錢甲申十七年北京
陷南渡立國大赦出高墻禮部奏請復王爵不許
命徙居廣西平樂府乙酉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
報陷上勸潞王監國拒北使之招降者王不能聽
時鎮江總兵鄭鴻逵自京口至戶部主事蘇觀生

自南都至

觀字觀生由保舉爲縣令起家胥會於杭杭

已降遂奉上人閩以閏六月初七日監國鄭鴻逵請

早正尊位以繫人心鄭芝龍意有所待羣臣亦多

言監國名正宜早出關號召天下俟有收復功建

號未遲不報隨於二十七日祭告天地祖宗卽皇

帝位於福州南郊以布政司爲行在建行在太廟

社稷改福州府爲天興府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

天下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遙上

宏光尊號爲聖安皇帝進封靖逆伯鄭鴻逵爲靖

有此小註

逆侯南安伯鄭芝龍為平逆侯封鄭芝豹為澄濟

伯鄭彩為永勝伯陞蘇觀生禮部左侍郎尋加東

閣大學士叙擁戴功也以黃道周人望所歸特用

為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召起舊臣何吾騶蔣德璟

黃景昉又起朱繼祚林欲揖路振飛曾櫻熊開元

等皆相繼入閣姜曰廣吳牲高宏圖鄭三俊陳子

壯等俱遣官敦請其後又以黃鳴俊林增志李先

春陳宏謐等為大學士獨宏謐不至以張肯堂為

兵部尚書原任福建巡撫李長倩原任福建巡撫戶部尚書原任福建巡撫曹學佺原任福建巡撫禮部尚書兼

蘭臺館學士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周應期刑部尚

書鄭瑄工部尚書馬思理通政使一時耆碩盡列

卿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舊或召起特授或因大臣

薦舉破格用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而兵部職

方一司督撫藩鎮題請虛銜為軍前贊畫監紀至

濫觴不可勝紀上亦輕畀之由是清流往往恥與

其列上特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欲破格用

人出資至同鄉士蘇言出資至同鄉士蘇言出資至同鄉士

臣未入關即蒙首輔黃道周疏薦徐鳴時徐孚

上特以下低一格
列次行

係用入下小註

遠吳德操及臣四人嗚呼嗚時孚遠次第授官
人臣後至同德操上疏言臣志在科舉求俟鄉試
其奉旨時方多事朝廷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薦舉
着吏部卽與試用不必更俟鄉試然入關言事
者紛紛輒以口舌得官近於濫矣
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意卽時實授
御史吳門楊廷樞遜跡不出不由薦舉手勅特授
御史皆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東林復社也凡
東林老宿旣無不徵召而庶吉士張元琳爲其叔

父瑞圖請諡欽謚文繆卽上意可知矣御製縉紳
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南黨甚析
但於南黨誤云西林耳至於翰林一席資格獨重
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特授簡討有言其
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覽其詩文意其爲進士
耳竟改禮部主事攸縣舉人劉自輝爲督師何騰
蛟齋奏至行在騰蛟力薦其才召對稱旨特授簡
討以爲騰蛟德也詞林中乙榜惟自輝一人而已
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太

多也。上性儉素，傷國家之難，勅斷葷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皆老嫗，於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為文下筆數千言，立就手撰三詔。及與魯監國書，凡館閣諸臣擬上者皆屏不用。親洒宸翰，洋洋灑灑。諸臣相顧皆不能及。又極獎忠義，聞江陰涇縣人以守城拒敵被屠，嘆曰：吾家子孫遇此，兩縣三尺童子亦當哀而敬之。批閱章奏，徹丙夜不休。其批旨有多至數百十言者，或送中宮代批，后亦

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於屏後，側聽。上回宮與其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

小註

某有行宮詞，宮漏沉沉迴未眠，大家炳燭在甘泉。遙瞻御筆珠簾裏，夜半頻聞手詔傳。外廷章奏晚猶通，侍史開封五夜同。傳道君王看不及，黃羅親裏送中宮。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宮中平共起居。長信宮人騎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皆實錄也。

規模濶大，好彷彿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

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募能召至者賞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爲卿凡生平無德不報於從龍諸臣恩澤尤渥某有故人行云漢家天子重故人南陽耆舊衣冠新羊裘已隨安車至釣灘寂寞誰垂綸滹沱麥飯蕪萋粥黃金大印報不足其稱天子篤恩私努力雲臺慰主知請君試看馮異賜不是滹沱纔過時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蓋由觀生不係科目起家故令領其職以寵之也然人望不屬所招致者皆妄男子稍知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亦厭而罷之鄭芝龍有子名森國學生上愛其材器賜國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體統行事

八月鄭芝龍集廷臣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外當守者一百餘處應設守兵若干其戰兵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右畧計共二十萬合兩粵八閩餉計之不支一半請於兩稅內

井馬邊
每糧一石預借銀一兩每府差侍郎科道督徵閭里騷然民不樂從反愆正供又令撫按官以下蠲俸助餉鄉紳大戶責令樂輸又令察府縣歷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解赴行在芝龍又請清理僧田可得餉八十萬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於是廝養隸卒皆得給劄授官雖止虛名居然冠蓋謁公府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而對簿或相毆於廷官不能制其爲害如此然猶苦餉不足守關兵僅數百人皆疲瘡不

堪用廷臣日請上出關上屢下詔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缺爲辭芝龍鴻遠自恃有援立功驕蹇無禮上嘗賜宴大臣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道周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右者固爭之遂前道周芝龍怏怏不悅諸生有佞芝龍者上書言道周迂腐非宰相才上怒敕督學御史扶之芝龍又薦其門下士朱作楫吏科給事中童正發戶部主事皆不允于是益懷怨望及行郊天禮於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尙書何楷劾郊天大典芝龍鴻遠

不出陪祭無人臣禮當正其罪上賞楷有風裁卽
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
鄭益怒楷知不爲所容亟請告上欲曲全之允其
回籍俟再召楷至中途盜截其一耳抵家未久死
蓋芝龍令部曲楊耿害之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欲
出關又所爲多不法然卒無以制之芝龍亦知不
爲眾所予不出關無以弭眾議乃請以鴻逵出浙
東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號爲數萬旣出關稱候
餉駐不行鴻逵駐仙霞陽鎮關嚴禁仙霞關不許聽四方

儒生出入慮有上書言事者月餘上屢檄出關不
應切責鄭彩彩踰關行百餘里而還仍疏稱餉絕留
如故九月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
執至南京死之于是首輔黃道周知鄭氏無出關
志自請出關號召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
道周駐廣信無兵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月
之間有衆萬餘親書告身獎語得之者榮於誥勅
以是爲功賞焉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部伍畧
定趨衢州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爲內應

至明堂里猝遇北兵我兵潰張天祿執道周送南
京死焉事聞上震悼輟朝諡忠烈

公到南京 清督洪承疇以同鄉誼使人致意
公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
祭九壇親自哭臨備極卹典焉得尙存此無藉
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門生往見者講習吟咏
如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終日握管指目爲之腫
皆藏弄以爲寶臨難時過市見市有監福建門
牌者指福建二字曰我君在焉我親在焉死於

此可也南向再拜不去監刑者憫公志遂從之

某哭公詩其一云二月長干天晝昏都人爭舉李膺幡

笑將涕淚辭知己坐索衣冠謝主恩無路請還

先軫首何人招返屈原魂當奉北寺留皮骨此

日南朝仗爾存

是時闖賊李白成敗奔至湖廣之通城有九宮山
爲村民鋤梃擊死獻其首于楚督何騰蛟以聞

自成敗出潼關追北至九宮山下飢困親率十餘

騎上山覘形勢與子金住僧命炊飯僧疑爲逃將

小註

小註

他書見子有作義
免者高氏乃錦母
非自成妻

有重賫竊下山語村民競持鋤挺上山亂擊之
皆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者箭鏃集於其目乃
知為自成梟其首報騰蛟遂據實奏聞畧無夸
張冒功之語舉朝歎服之

其眾無所歸推其兄子李錦號一雙虎為主同自成妻

高氏乞降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
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同道臣
堵允錫徑造賊營賊帥驚喜悉聽命一時增兵十
餘萬上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侯陞允

必正原名一功

錫副都御史巡撫湖南降將皆授總兵官李錦賜
名李赤心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其營為忠貞營
己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
入施州衛因糧歇馬其郝搖旗改名永忠馬進忠王進
才張光翠袁應第午萬才張光璧等十餘營悉隸
騰蛟麾下受節制聲勢頗壯

九月兩廣總制丁魁楚以桂林捷聞先是靖江王
亨嘉於八月僭稱監國以楊國威為大將踞有桂
林閩中班詔不受廣西新任巡撫瞿式耜甫至梧

州聞變卽移書魁楚爲備檄思恩叅將陳邦傳防
梧亨嘉自桂平道并濟促式耜赴桂林任不應親
率兵至梧執式耜刼其勅印先用小艇載回桂林
而魁楚調邦傳及趙千駟嚴遵誥馬吉翔等與亨
嘉戰敗之追至桂林靖江旣敗回窘蹙仍以勅印
還式耜趣出視事令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
耜在城陰結國威標將焦璉爲己用兵至璉與邦
傳合守城者皆璉兵邦傳縋而入遂破桂林俘亨
嘉及楊國威顧奕等

奕桂林推官爲靖江吏科給事中

至閩戮於

市廢亨嘉爲庶人幽死封魁楚平粵伯晉式耜兵
部右侍郎

十月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浙東於六
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逢年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
朱大典等已迎魯王子于台州監國紹興中藻頒詔
至魯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爲高
皇帝子孫皆同心并力共復國仇有功之後入關
者王此時未可定上下也卽具疏上言且言監國
當人心奔散之日倡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猝然

有變鞭長不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
若朝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汝霖等皆曰吾
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藻廢然返
而闖與浙分水火矣

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失民心欲殺貪吏
數人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燦首以貪酷被逮邵
武推官朱徕行部近邑訛傳北兵至倉皇返郡卽
潛遣其孥出城知府吳爇燁繼之百姓有爭門死
者實未有兵也徕無以自解乃揭爇燁倡逃并其

平日賍穢狀爇燁亦揭健上并逮至燦與爇燁論
斬建亦棄市勲輔以下皆爲申救不聽

原任兵部侍郎王期昇及彭遇凱至行在陛見上
加期昇總督遇凱僉都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櫻
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常調振飛言

遇凱新進士降賊而南附馬士英改御史巡按浙
江因搜括閭閻以至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宗室盛
徵稱通城王居然帝制派餉賣劄強奪民女爲兩
山百姓不容乃逃入閩臣等非有私隙也上乃止

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都察院事頗重資格惡以口舌得官者上既特授錢邦芭御發邦芭疏辭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合疏爭之上重違開元意令邦芭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闕失名爲司務實御史也

初汀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號爲閻羅總自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前左營最强張安者首即前左營之一營也頭目驍勇善戰敢久有歸正意永寧王招出湖東與敵遇屢戰皆捷屢遂復撫州

湖西則臨江鄉紳楊廷麟與吉水鄉紳劉同升以義師恢復臨江于是楊廷麟等爭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而浙中諸將亦望上幸衢州原任山東臨清知州金堡陛見勸上急宜棄閩幸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也且言今時天子宜爲將不宜爲帝湖南有騰蛟新撫諸營皇上親入其軍效光武擊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中興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威儀皆可去也上大嘉語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卽授

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固辭請勅印聯絡江上
義師以出上遂決意出贛州幸長沙先遣大學士
蘇觀生赴南安募兵中途接應上親祖送之

宜金堡字道隱杭州仁和人庚辰進士初任臨清
知州京師陷南奔旋丁內艱與鄉人姚志卓起
義山中志卓屢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遙爲聲援
堡入閩奏其功上大喜封志卓爲仁武伯擢堡
兵科給事中^堡以服辭乃請勅印假虛銜以墨衰^衰
從戎聯絡江上義師既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魯

諸臣以堡^爲北來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諭國安
國安遂執之御史陳潛夫語國安曰堡與姚志
卓起義建功公固知之曾許迎其家渡江今何
乃爾國安悟曰是也然此舉非遵監國令乃閩
中二鄭有書^來必欲殺之耳蓋二鄭惡堡勸上棄
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示芝龍書且云
吾^我縱其去去勿入閩若入閩吾^我必追殺之不然
無以取信二鄭也潛夫以謂堡堡曰吾^我必入閩
繳勅印倘中道被殺^遇是死于盜耳命也遂行以

次年夏至閩繳上聯絡義師敕印上欲奪情堡
再三辭不允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爲黃道周
諸正人所不容爲案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爾
比例芝龍見之以爲行將大拜堡也忌害益甚
是時上在延平輔臣曾櫻留守福州陰知鄭意
密疏勸上欲保全金堡莫如聽其辭堡凡七辭
同官朱某等亦代爲請始允堡以丙戌八月十
五日辭朝從延平出汀贛趨衡州而上已有旨
諭騰蛟遣兵迎駕騰蛟命郝永忠率鍊騎五千

赴行在至韶州聞汀州之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輔何吾
騶自廣東至用爲首輔隨營以曾櫻協同鄭芝龍
留守天興料理兵餉以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
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吉
日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授鉞
大風起天帝及高皇帝位前燭皆滅三軍失色以
十二月十六日發福州二十六日駐蹕建寧

上所部置皆陽順鄭氏意移蹕建寧其實信堡

言將相機出贛州趨長沙也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皆戴罪立功從初日大雨雹雹大如斗或如刀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

予有閩江冰雹歌閩江正月氣鬱蒸日午天南赤血凝照見江水蛟龍頰劃然有聲加裂繪少焉赤散雲潑墨北風刮雲天晝黑閩江舟人無顏色鬚眉對面不相識秦川公子善天文急占有雹纜江濱歛襟危坐敬天怒須臾雹下何紛

紛初如刀劍相擊爭忽似山摧萬壑鳴小如杯盤大如輪恐是天上金銀宮闕一時傾沿江舩艖半打破官舫漏徹何由坐呼僮開艙掃雪堆風亦漸止雹亦過白鬚罍師老江邊自言此異人未傳此是陰氣盛母乃兵禍連北地沍凍固宜有南方爰熱今何然天時地氣俱變易世人安得見太平年

交趾國本諸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陞來賀戶部右侍郎

御史艾南英言解餉微勞不宜遽膺顯擢且言
來賀奸黨周鐘自賊逃回曾匿來賀揚州刑署
中云云蓋南英與鍾舊有文字隙至是以爲來
賀罪案人咸笑之

二月馬脛嶺兵變命輔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
江楚迎駕疏相繼而至上意遂決出汀州入贛與
湖南爲聲援芝龍欲挾上以自重固請回天興令
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駕不得行仍駐蹕延平
芝龍初以海賊受撫雖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

相統屬閩士大夫輒呼之爲賊絕不與通及擁戴
上卽位芝龍位益尊權益重全閩兵馬錢糧皆領
於芝龍兄弟是芝龍以虛名奉上而上以全閩與
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常_長有閩也

馬士英叩關請入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七疏自
理有李蘧者士英私人也與上有舊密疏言士英
有治兵才與阮大鍼皆宜在使過之列上特許士
英以青衣視事戴罪立功魯王遣其臣柯夏卿曹
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尙書惟才光祿寺卿手

書與王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
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職官並列朝
籍不分彼此已遣僉都御史陸清源浙江平湖人解餉
十萬犒浙東師至江上方國安縱兵攫餉殺清源
而而閩浙釁益深或曰士英激使之也

小註

兵部尙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徑至江
南江南義師必爲響應大兵由閩出浙首尾策
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加肯堂少保給勅印吏
部文選司郎中朱依佑永加侍郎銜福州府推官

徐孚遠加兵科銜俱從肯堂出止于舟山辛卯
八月舟山破肯堂鱗衣南面自縊一門皆死永
孫佑被執不屈砍其脅死僕負尸出城血不止僕
哭曰主生前好潔死遂無知耶血卽止孚遠泛
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
遂遂反廈門爲清帥吳六奇所匿藏完髮以死海外
生一子扶柩至松江未葬子亦死

掌院大學士熊開元去位錢邦芑改投陝西道御
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芑入臺臺中諸御史合

疏糾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苞有才氣敢言
 言之慷慨明爽可聽特為上所信任
 廣西有僧自稱宏光云自黃得功營逃出其被獲
 者偽也撫按以聞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
 即係真宏光失國之君有尊奉無迎議有司審知
 為妄下獄誅之稱者三月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
 廷麟劉同升起義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
 師同升以守制不受官尋卒于家廷麟兵既敗敵
 遂乘勝追至樟樹鎮不戒反為所乘大敗遂棄臨

江退守吉安廷麟在吉安所恃精廣營滇營兵滇
 營者先帝時命中書科舍人張同做用牙牌調發
 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宏光時復勅雲南巡按御史
 陳蓋蓋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西省南京已失仍退
 回吉安因留之守吉安廷麟以客禮待之滇帥趙
 印選胡一青青亦聽廷麟奮勇建功頗多斬獲會贛
 督李永茂以憂去位上用萬元吉為督召廷麟入
 直以元吉代廷麟駐吉安元吉以諸營將講體統申
 約束諸將稍稍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左

一營既以立功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鄉紳曾應選請諸朝遣其子傳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爲四營兵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專望四營兵至滇廣兵皆解體四營兵亦不卽至丙戌三月敵添生兵攻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陷元吉扁舟誓師死臯口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不許容駐滇兵徑越贛州趨南康以去四月六日北兵漸近臯口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

水而軍永寧王既復撫州北兵急圍之時鄭彩駐兵廣信永寧請救於彩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遂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張安率所部退回寧都報至行在大震削彩爵戴罪立功而徵各路兵爲贛援馬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贛故援贛爲最急也

小註

有蔡鼎者泉州人好大言李蘧言其精天文韜畧萬

爲軍師彩敗回鼎請出關自試一戰而蹶遂逃某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允出汀將赴

予在贛有沙邊老人行
母聲求子妻求夫雨中藉
言是四營兵過城東隅四
營往符小盜賊寬伏路高
天誅自下黃帝招降詔
鄉里千百俱昔掠村野不
邪今移全營壁通都又聞
撫不受約白晝帶刀街頭
街頭公然掠小兒劫奪不
盜賊殊滿郭耕牛脯作飯
官家秋未寧錫租往時交
戰被我俘名激叛罹罪
幸梅林截渡不放過室虛
遭燬人遺屠誰為朝廷查
此策云欲招撫收兩湖此

華小醜何足戰徒虛鄉里
榮其軀老人不必涕交頤
綠林青檀古未用功成不
擾理亦無尔不聞詔書久
懸晉賢爵乘與早晚廷
洪都亦訴所痛何區
小注

予有樓舡行贈之北風吼
江怒旋巨艦山齊萬鏖連
牙旗百丈颶天半相公秉鉞
坐樓舡樓舡鷁首排霜戰吹
鏡擊鼓轉門關表帶道遙
如意開頭神明鬚半白
相公年纔四十強當時對策
擅明光集賢學士爭辟易
上書請纓何慷慨子雲嗜
奇羞節義伯起強項愧文
章漁陽馬塵飛江石十二
城郭盡拱手侯衣衣額奮
袖呼臨江乘夜開城走捷
奏靈武論公勲黃麻詔下
五華雲錦車塵越不肯入

吉安至贛無地聞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事
吉安被圍某亦不能東赴遂久留虔州悉知虔
州事初四營既受撫勅書獎賞皆以李春等為
率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李騮名應駟者忌春
傳燦功乃聞於四營曰公等一體受撫李春獨
得官今敕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殺
春傳燦聞之復馳入營為講明勅稱李春等者
併各營而言也調停之久始定兵出駐黃金高
樓間去贛州四十里殺掠如故百姓不敢與鬪

得辨種鬪則以壞撫局為罪相與訴諸縣令金廷韶廷

韶曰吾何能為爾等其問諸首議撫者遂一聞

而毀會應選之室由是贛州人情洶洶畏其徑

吉安當由贛遇當事復請旨調往湖東贛人始

寧時楊廷麟內召赴行在聞吉安警留駐贛州

城外日上疏言援吉防贛事宜心所恃者亦四

營也吉安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退保南

康萬元吉退守阜口所部惟汪起龍三百人觀

生發二百人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

仍請節級領三軍身兼將
相三軍喜相公終歲樓船
裏呱愛子託門人愛晏山
中飢凍元家信從來不敢
傳秋燈霜鬢獨善邊暇時
自寫鏡歌曲驚翔鳳為勢
翩躚如今幕府無成策望
公開閣延奇客如今諸將
有先聲望公勿用綠林兵
樓船一出恢江國直下石
頭收舊京 小註

子贈之以詩 楊子流三吳
烟塵雁家惠泛海入關未
涕泣授給諫衛詔赴荆南
憔悴衣屨綻何意章貢烽
竟阻衡陽雁據袂誓登碑
甲冑親自操壯士勇為鼓
戎器除亦辦屢戰推敵鋒
欽指西山觀守將棄城奔
保障屬游官乃知將軍印
古亦書生縮 小註

予有度州即事詩 拂地
鷓鴣啼虎頭錦貂公子夢
封侯杏花落盡田雞種布
戲鳴殘麥未收銅馬詎能
扶赤伏黃中曾可號青州
江村野哭聲 苦獨賦登
樓悔久留 吉州烽火炮
江千一夜腥風江水寒急
撤萬安防皂口早催章貢
出棉灘雲南戎卒全營去
龍武新軍駐馬看獨見尺
書未幕府誓將堅臥欲狂
瀾 南詔諸軍去不翅狼
兵總費羽書催棉津天野
全虛險章首旅成迫自開
中丞屢下徵師檄司馬難
登誓將台唯喜臨江楊相

井馬邊
棉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
去北師泝流上新威營先潰起龍兵繼之元吉
遂入贛城北兵乘勝水陸並進徑至贛州城下
城內倉猝無備兵垣楊文薦元吉鄉試本房生
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自任城守
百姓擁以爲主元吉既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
用命坐城上瞑焉如寐對客不發一語望隔河
敵營遍山輒指爲虛營變馬作牛兵民有從敵
中泗水至城下言敵馬多兵盛即日爲萬安太

和問奸民立斬之江撫劉廣允亂所召募閩兵二
千餘人中軍張琮領之由寧都趨河東廣允見
贛急檄琮回救不至自往雩都趨之贛人曰江
撫遁矣焚其舟拘其家口未數日廣允率琮兵
至贛人大悔是時四營調住湖東至寧都聞撫
州失張安退仍調回雩都廷麟親往邀之下贛
敵兵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也二十三日張琮
趙涼符發兵過河至梅林不見敵爭前趨利無
部伍伏發爲所敗追至河下人爭舟一時不獲

國親提鵝向東來 西
山義帳向連雲 倏忽馳騎
數百群 營火依星明徹夜
曉角聲向夜慘難聞 父書
盡棄長平卒 兒戲羞林浦
上軍自笑 寓儒無七略 鏡
歌簡出向江焚 旌竿炳
隔城東 冀馬臨江壁 已
空亦浸滿 天休望 氣黑雲
壓陣更占風 牙旗早尖劉
開府金印新懸 張總戎此
日兮 盧櫛遍野 珠恩漫錫
守度功 小註

鶴鶴行贈劉客生御史
中庭有佳樹 兩鳥鳴高枝
毛羽既相類 聲音亦參差
搖尾躑躅 鳥心樂劉生 聽
之心傷悲 劉生聞西游 伏
子兄為中丞 弟御史 中丞
開府親握兵 生也謝病臥
度城不願乘 馳趨柏府 躍
馬彎弓隨阿兄 漁陽馬飛
章首塵 胡兵百戰 漢兵新
江東 諸將少節 制廉頗 空
思用趙人 鼓聲終接列校
奔按劍 獨有中丞存 楚師

乘勝得知武宋人 乘甲失
華元朝拜 是非竟安在 守
城論功戰者罪 賜印蓋令
逃將驕 蠲軀徒使英雄悔
劉生劉生 哭勿哀 友恭自
是天性 胎泣血 嘗知寢處
濕上書 屢為時相 精亦不
聞信 國被擒 航海脫 李廣
遭縛 奪馬回 忠孝自獲 神
明助 中丞不死 冥圖未

渡多赴水死 遂大敗廣胤 憤甚於五月初一日
率兵過河再戰 親督家丁為衝鋒 思得一當兵
遇敵先奔 其家丁亦奔廣胤 為高進庫所獲 後
乃逃回 亦異事也 而廷麟所謂四營兵至 贛再
戰再敗 遂散 廷麟入城 以上予皆得之日擊

五月上命復建文年號 立忠臣方孝孺等祠 殺假
官木堅 李之秀 於市 二人不知何所從來 自稱原
任兩司 召對稱旨 卽以原官補用 後有言其假冒
者 上怒 為所欺 遂誅之

都督陳謙稱奉監國使命入閩 久駐衢州 持兩端
云魯已封靖夷侯 欲以此邀封於上 上勅芝龍取
其侯印為驗 謙齎印至上 卽召入關 御史錢邦芑
劾其久住三衢 徘徊閩浙之界 自以舉足左右為
重輕 因欲要取侯封 以閩要浙 以浙要閩 祇恃搆
聞之謀 散行挾制之術 又歷數其在衢奸淫不法
諸惡狀 遂下之獄 芝龍疏救 不允 謙武進人 出身
甚微 乙酉春 齎宏光詔封芝龍 南安伯 芝龍德之
故力為申救 行賄五千金於邦芑 請免謙死 邦芑

予有陳將軍行 行宮門
外人紛爭傳者殺陳將
軍鄭家勳侯上殿赦天子
兩耳塞不聞天子英明文
且武勳侯難挽雷霆怒必
罰用懲東向心傷恩豈顧
北道主自從登極行天誅
西市駢首阿大夫今年二
監官職即時賜死究誰
呼從未亂國用重典將軍
觀望那得免君不見鄭侯
出抱將軍屍頭血淋漓親
為吮

萃士歌 中興聖人重文墨
取士取循舊資格上書召
對無奇才儲賢有館空自
開庭試諸生本故事親拔
明經稱萃士木天教習隨
庶常格垣徑授寵莫當傳
開館課兼風雅可憐萃士
無知者羽書已報東吳失
萃士初學調音律為語萃
士學勿違閣君需君退虜
詩

以聞於上遂決意殺之即命邢苞監刑芝龍聞之
過市命且停刑急入朝見上請以官贖謙死上密
勅促行刑故與芝龍語久久語慰勞之過期芝龍出而
謙已斬矣芝龍伏尸哭極哀厚殮之從此益懷異
志密致書於

清總督洪承疇承疇不答書但答以筆一管疑毫
端當有密札索之一無所有蓋示隱語以必來耳
或曰芝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業以王爵啖之
此舉特以愚朝廷也

六月鄉試以布政使吳炳為提調官編修劉以備
閱肅主試取中葉瓚等一百一十七名凡四方流
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親試流
寓貢生取萬子荆倪天弼等三十餘人改為萃士
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煒徑授禮
科給事中
是時贛州已圍兩月自江撫劉廣允允被執援兵皆
不敢前六月十五日舊贛督李永茂所遣副將吳
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與北兵遇於李

家山九牛山之間數戰皆捷北兵疑援師大至遂
撤城下圍屯於水田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
城守已久奉詔獎勞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
御史命太宰郭維經出閩募兵援贛加六省督師
銜維經亦入城同廷麟文薦爲協守計
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航海
江上諸師俱潰行在大震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
前進一步有傳北兵至者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
城後至者言兵譁也事聞削鴻逵爵芝龍既怏怏

不得志又爲洪承疇所給許封閩粵王凡各關隘
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信芝龍遂疏稱
海寇狎至臣宜遄回防禦且措兵餉爲守關之計
拜表卽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
亦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
守關主事及內臣數員偵探敵信以上聞耳
七月上誕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皆封爵御
史錢邦芭疏言元子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
同盟且應見恤剝膚益復可憂臣以爲是舉朝同

予有越東破一首 當今天子高宗孫魯國同是至親藩政元本非利天下域內原宜奉一尊越東諸臣殊可笑誓死不開登極詔天子洒幸親致書相期先謁高皇廟閣中恃越為藩籬如今越破閣亦危住時紛爭不足論與國既失應同悲昨夜宮中誕元子通侯鵲印何粟中興所重在邊疆恩澤冒濫同爛羊唇亡齒寒古所忌君不聞元子之誕唇先亡而唇扶也○又讀邦芭諫草一首吾家有仲文風流擅文賦橫被黨人名鈞校同我錮吳江舉義師竟被樓船誤脫身西入關上書蒙奇遇片言賜身冠宰相苦見妬吾兄勇報恩有懷無不吐會稽初失國蕪馬方東渡惜隣宜見哀况乃唇齒傳如何元子誕封爵遍朝鞋祇賜拜新恩舉朝情不語一疏破羣迷遠使人主懼

諫章滿皇囊茲當推獨步

予有恭紀詩 鍾報御門早朝趨受命初府僚班吉後天語聽金疎庭宣迎駕表怕履出閣書中使傳燒却君王度有餘

仇共憤之秋非覃恩受封之時也且覃恩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濫若鐵券金章徒以賜從龍之舊則即將來恢疆復土何以酬汗馬之勳非所以重名器勸有功也不報員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一盤覆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為勲輔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祇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負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

大非初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

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錦衣衛官

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眾焚之班內諸臣宜亦

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上長身

豐頤無鬚聲音宏如鐘著赭黃袍詞氣慷慨言之

舉朝感動其本無者益宜天志竭力毋貳初終特諭

上擇日出贛楚督何騰蛟遣郝永忠領鍊騎五千

迎駕將至韶州而北兵已陷衢州抵閩關遂入無

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報

至上即于八月二十一日起啓行上與中宮皆騎馬
 猶載書十餘扛以從隨行者輔臣何吾騶朱繼祚
 等數人而已二十七日至汀州停蹕一日忽有十
 數騎叩城曰吾扈蹕兵也門者納之直入行宮給
 事中熊緯方趨朝遇之始知是北兵大罵而死從
 官一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宮見一
 衣黃衣者射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為代死也或云
 衛臣名張致遠或云與后俱被執后至九瀧投水死上崩
 於福州永歷元年遙上尊號為文皇帝

子哭以詩 六運豈遠非
 哲人遂云但我見謀國臣
 嘆息無良圖豈意匹馬來
 開門總長駭爭降何鈔然
 嘗恐後至誅賢哉二千石
 從容捐厥軀夫子莊而蘭
 薄官初剖符不謂負松安
 臨難表所殊獨滿結紹血
 莫汚温序鬚我生既已伴
 節志寧可渝乘與咫尺開
 豈復辭奇區回頭望延津
 吁嗟想大夫

無題詩 鄭江消息定如
 何恨望旌旗西淚多野戍
 啼鳥迷漢檝荒城殘月起
 夷歌稽山無計樓向路南
 粵寧堪王尉佗谷鳥催人
 頭白盡聲長在向南柯
 山深輦路費春鋤江楚
 遙望屬車豈有千官懷
 去就翻勞萬乘久躊躇未
 提喜賜儒生對黃帕傳者
 邊吏書廷議半年長不決
 澶淵親詔已全虛 去日
 追班入紫宸花開滿鶯片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屬邑查催積穀餉銀
 於二十四日回至永安貢川鎮聞延平破知府
 王士和死之聞上已幸汀因即散遣從役微服
 奔汀比至歸化則汀州已陷聖駕蒙塵矣遂留
 住歸化村中地名胡枋轉至沙縣北兵至福州
四字小註
 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其
 餘不降者多從鄭氏入海芝龍退屯南安海樓
 船尚五六百艘因前通洪承疇訊未得要領故
 不敢迎降乃使人言其撤關不守以待

時親論扉白髮南陽舊侯
印黃金恩澤新羽檄迷知
邊奏至龍顏時向內家輦
相聞東越唇亡後早使憂
天泣小臣 光祿疏盤出
高方格技新染布袍黃威
儀已視漢司隸邊幅還嘆
蜀子陽書載五車開秘閣
平裁三詔壓明光六龍此
日無消息夜半占星淚幾
行。鄭江怨詞 六龍空
駐禁城旁缺騎宮前射錦
瑞隆準奇姿人盡識誰為
紀信代君王 此日君王
行路難宮廬猶獻八珍盤
金鍾玉箸驚鬚鬢進豈信伊
蒲出大官 日落三山烽
火迷乘輿說共左賢極長
安不作青衣恨夜半微聞
杜宇啼 龍旌何事久淹
留手詔頻催待鄭侯今日
蒙塵栖苑幕李陵先已著
壇表

清兵之至有功當得大用貝勒令郭必昌貽書招
之芝龍以擁立藩王為懼^疑貝勒即遣其內院至
安海與語曰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擁
立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而事
不可為天命已去則當幡然乘時以建不世之
功所謂識時務者在俊傑也若將軍無擁立之
舉我何以重於將軍哉且兩粵未平所藉於將
軍者不小今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其即來
面商地方人才及兩廣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叔

眾議降諸將多不欲有周崔芝者以死諫不聽
其子成功亦痛哭諫不聽以十一月十五日至
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為誓
芝龍賂遺不可勝計忽一夜拔營起遂挾之北
去從降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對面
作家書數封但稱

清朝恩德囑其家世世無忘又曰北上面君是吾
本願但子弟素非馴良擁兵海上脫有不測我
且奈何貝勒曰即有之無與汝事且亦非吾慮

所及也遂行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
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本日本
長崎王族女也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
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殯發喪後遂
起兵以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於烈嶼設高
皇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移
駐南澳軍聲頗振初北兵入關時皆傳陳謙子爲
前導領兵報仇眾爲錢邦芑危邦芑曰謙子蒸
其父妾豈能報父讐乎已而果傳者妄也而謙

子六卿亦從成功在海上後竟被執而死貝勒在

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國安方逢年懸其首於

黓淡灘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鍼迎降方國安同士

英逢年等走台州陰計間道歸閩漸可退入滇

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勢且入關勸早爲

防禦計以此輸忠爲入朝張本也已而貝勒由

嚴衢入閩及陷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扛搜

得其疏具勒出以示三人遂駢斬之

十月初四日贛州破先是六月十五日李永茂所

予有黓淡灘詩方帥窮
歸應藁竿更誅馬相七閩
謹嚴州閣老降何事白首
同懸黓淡灘

遣吳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山間之捷北兵撤
圍屯水西國祚等亦退守南康二十四日汪起龍
率師數千滇帥趙印選胡一青清率兵三千蘇觀生
亦遣部下率兵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太宰郭
維經御史姚竒胤先召募滇閩兵共得八千粵督丁
魁楚遣兵四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
人皆欲當敵萬元吉必欲待水師之至併力一戰
中書來從諤所募沙兵三千人吏部主事龔棻兵
部主事黎遂球所募水師四千人皆頓南安不下

王其宏家謂元吉日水西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
難制龔黎兩君如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
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二十三日北兵聞水
師將至卽以是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
傷甚眾羅明受遁舟中火藥器械悉歸敵營人營
聞之無不喪氣廣營滇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
城外遂無一兵
先是九月初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內縋死士砍之
九月北兵據南康滇廣兩營既潰人無固志各營

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疲卒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徐日彩所部各百餘人郭維經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參議謝之良擁眾萬餘於雩都不敢下粵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即至贛被圍日久守陣者皆憊十月初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兵獲之以爲嚮導夜由小南門上鄉勇猶與巷戰久之初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砲砲裂遂陷閣部楊廷麟赴水死太宰郭維經入嵯峩寺焚死

有云出城

嶺北

道彭期生衣冠自縊於公署御史姚奇允趨文廟縊死職方司主事周湖胡被執罵而磔死同知王明汲推官吳國球胡以統以及編修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于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霄錢謙亨魯嗣宗戶部主事林珽中書舍人來從諤劉孟鈞劉應駟知縣林逢春通判郭寧登等死者不可勝計鄉紳盧象觀合門赴水死萬元吉已出城歎曰使一城俱盡者我之爲也吾何以存正巾幘赴水以死先是萬禁婦人出城其家竊以其姬縋城出

度州續歌 度州陷後死者多
給諫不死意如何昇去南昌還
絕粒不死鋒刃死沈向唯陽激
烈氣誠壯浪師需緩志豈願南
海職方援兵至入城不出今則
那吏部絕命無人見城內誰人
逃網羅吾卿亦有胡通守舉家
煨燼同消磨其餘流寓復誰
在出城盡盡江心波玉名俱焚
無足道紛：請郵珠清訛古來
節義憑信史敬采里巷成續
歌

萬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以致合城遇難故云然
惟楊文薦方病困卧榻上不能起執送南京病益

劇絕粒而死 予有度州行 煙冥：雨啾：黃昏鬼火遍城頭行人白晝不敢過問之乃是昔
度州度州地形控江楚關稅蕪通關越賈舡上明珠不值錢城中養女能歌舞聞

閭撲地樓插天家、日暮喧笙鼓漁陽白馬動地來中原十城九城開吉安已破皂口失孤城水上空雀菟
缺騎連山風雨集砲火塌天城不摧城頭壯士不畏死夜半縋城破敵壘腰間奪得烏孫刀背上插未白羽
矢紫髯將軍不敢逼立馬西山時昨指城懸糧絕無援兵四面盡是吹笳聲初猶食馬後食人登樓擊鼓
不鳴朔風吹雪酒盞大守卑人病三日餓遙見營火渡河來一半傳更一半臥兵聲暗禱風雨聲五更未醒

度州破閉城刈人：莫逃馬前血濺成波濤朱樓燒盡唯赤瓦義士白骨堆空壕自從司馬誓城守老弱登
陣誰敢走清江龍泉居上游突圍入城今在否諸君磊落落忠義人死去名節千秋新可憐度州十萬戶日暮
飛作沙與塵。度州死節歌 度州城破相公亡名既絕拳猶張躍馬奪門鋒莫當迴鞭赴水何慨慷 楊相公
忠清海內望投縲倉卒正冠裳 郭維司馬有志不得將出城欲去中傍徨翻然畏憤殉封疆 元吉 彭公靖節意久藏也

所知錄卷之十一終 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臺上此志憤 御史一死扶綱常從容絕命聖人堂 奇情別駕滿酒酒中狂臨危不屈項果強
明汲 虬髯鐵面周職方 嚙齒罵賊向飛揚 虛君里居鬚眉蒼倚杖妻兒次第僅終焉 清冷完豔芳

所知錄卷中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記

永歷紀年

上諱由榔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皇帝之第
四子也。端皇帝諱常瀛。為神宗第五子。以萬歷二
十九年壬寅封桂王。天啓七年丁卯就國於湖廣
衡州府。崇禎十六年癸未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王
率宅眷走粵。世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
王先達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為賊所獲。繫道州

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問當以何日愈始行上漫
應之曰二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上
以為賊至也已見賊眾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楊
國威遣其旗鼓將焦璉領兵四千救上攀城而登
賊大潰璉入城覓上破械出之扶掖上馬上不能
騎賊眾且至璉負之行三四里渡河得免湖南巡
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送至粵西從王僑居梧州
崇禎十七年甲申王薨

崇禎十七年甲申王薨
光時謚端王允王妃王氏請王柩至衡州已

小註

葬於梧州是為興陵上即位追號端皇帝

隆武元年乙酉閏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唐王即皇

帝位於福州是為隆武晉封安仁為桂王徙居廣

東之肇慶府隆武二年丙戌上聞贛州警復返梧

州未一月安仁薨上當襲位隆武語羣臣曰此永

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之孫正統所係朕無子後

當屬之先是瞿式耜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

靖江王亨嘉謀逆自稱監國式耜遂留梧州亨嘉

帥兵至梧執式耜并劫取勅印先用小艇載入桂

林兩廣總督丁魁楚聞變急調兵與戰於梧州敗
之遂命叅將陳邦傳趙千駟嚴遵誥與都司馬吉
翔等乘勝追至桂林亨嘉燕人懼復請式耜蒞任式耜
陰結其大將楊國威中軍焦璉與邦傳等合遂破
其軍擒亨嘉燕人捷聞隆武封魁楚平粵伯晉式耜兵
部右侍郎以晏日曙爲廣西巡撫式耜旣得代遂
留寓肇慶府會安仁薨式耜謁見上姿表異常且
多瑞兆心竊異之乃與肇慶知府朱怡憫治謀迎至
肇慶還舊居及九月丙戌聞汀州之變隆武蒙塵式耜

倡議以上賢明仁孝爲神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
大位遂與宗室朱容藩原任簡討方以智戶部郎
中周鼎瀚肇慶府知府朱怡憫等同心擁戴而粵
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閩變急返肇慶以奉有迎
駕之旨躊躇不決會閩中首輔何吾騶自閩奔回
貽書魁楚始知無駕可迎於是大司馬呂大器自
柳州至李永茂以守制自韶州至相與定計合辭
進箋以丙戌年十月十四日監國頒詔楚蜀黔滇
人情翕然

加丁魁楚大學士兼戎政尙書呂大器大學士兼
兵部尙書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李永茂
請終制其餘進秩有差

十六日贛州陷報至舉朝洶洶司禮監王坤趣上
移蹕梧州瞿式耜等力爭之不得以二十日趨梧

州而

蘇觀生隨於十一月初五日擁立唐王弟於廣州
初觀生奉隆武命至廣募兵駐南雄及汀州陷奔
回廣州過三水聞上監國以己不與議遂不至肇

諸公以觀生棄南雄撤兵擅歸不令與議會唐鄧

諸王自閩航海至廣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聞

之於十月二十九日擁唐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

初二日監國初五日卽位改元紹武此中監國之

詔未達彼中登極之詔先頒矣先是唐王遣主事

陳邦彥來肇通好上已登舟舟中召對邦彥曰天

潢之序固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係人心魁楚

等然之上授邦彥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廣聞唐王

已正位號於是魁楚始定議迎上還肇以十一月

十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亥為永歷元年頒詔中外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廣州耀為秦令有能聲入廣極陳正統所在監國先後後先宣示大義觀生不聽耀語不遂遂殺之耀日即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耜力請馘觀生而是時趨兵東下王化澄代魁楚總制當督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請代化澄出遂命以原官督諸軍下與廣兵遇於三水廣兵敗乘勝追至海口廣兵敵因以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岸陷淖中全軍俱覆佳

鼎與僉事夏四敷同死於水

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再舉聞北兵以輕騎數千十

突入廣城執紹武觀生自縊聲勢漸逼三水而上司禮

監王坤復趣上西幸避之於二十六日登舟式耜

方視師峽口聞之急返肇力挽不得魁楚扈駕西

上陞嶺西道朱怡治憫為廣東巡撫留守肇慶式耜

部署畢疾趨梧上已越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

梧州為標將蘇聘所惑從梧轉入岑溪化澄携中樞

印走潯州隨駕者戶部尚書吳炳簡討方以智文

王坤^{之為也}併殺之俱低
一字

選司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誠^誠御史程源中書吳
其肅吳德操洪士彭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
耳^耳王坤^者先朝舊璫本名宏祖^弘自南都陷入閩隆武屏
不用至星宮府草創無習故事者留為司禮秉筆
頗弄權而外廷亦遂夤緣以進如周鼎瀚本戶部
郎中內批改給事中式耜曰瀚歷部俸深且有推^擁
戴功應陞卿寺今破例而改非陞也何以示新政
然瀚志在給事卒為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

驟陞兩廣總制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代化澄^為兵
出則進^晉化澄右侍郎掌中樞印會呂大器以病去
墨勅陞化澄兵部尚書皆出於坤大學士李承茂
以守制不入直僉請^講知經筵永茂疏薦十五人
坤輒以已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啓沃責茂
茂以十五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
知經筵事乎遂解舟去已坤復薦數十人科臣劉
鼐等疏論內臣不得薦人坤大怒叱逐鼐等其橫
如此然^{燕辱高郵御史趙鼎初慶與陳邦傳不協以計殺之居其門}上以坤習知宮禁事左右導衛故特親信

燕作燕

此行至併殺之亦低一格

之凡倉猝西幸者再羣臣要留不得皆坤之為也
初丁魁楚與呂大器瞿式耜等請上監國而王坤
適自閩至魁楚深為結納遂用耑首輔召起前大
學士陳子壯聞魁楚秉揆力辭不赴魁楚復與大
器爭管戎政不協大器因上有西幸之意自請留
守東方未幾由梧而韶再至梧入柳遂召之不出
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坤再
趣駕西上上意在楚時班行多楚蜀人亦勸上行
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蹕梧州由府江趨桂

魁楚棄上走岑溪舳艫相屬北將李成棟追及之
盡獲其輜重婦女魁楚素與成棟有隙及是薙髮
迎降成棟不禮籍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
悉斬之魁楚在坐哀求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豈
望活尚求活人耶併殺之吾猶見其一孫纔數歲
為羅成耀子
承歷元年丁亥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
大學士同瞿式耜入閣辦事式耜請駕蹕桂林聯
絡湖湘控制兩粵粵楚用兵易以策應王坤力主

十五字小註

司禮監

幸楚是時肇慶已陷北兵在梧二月初十日北將李成棟自梧州襲平樂屠列鰲以精騎直趨北桂林兵薄陽朔上遂決意幸楚二月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瞿從命式耜為桂林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耜請暫駐全州去桂稍近軍機易以呼應從之二十五日平樂府陷守將陳邦傳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璉率所部兵盡入桂林為防禦計初璉以破靖江王有功陞叅將駐黃沙鎮是時聞命星馳赴援至

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搜漁舟次第得渡

三月初一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岩下璉以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昌門直上城樓下瞰留守公署矢注如雨式耜方緩帶從容忽仰見城上鍊騎馳驟訝曰豈是虜耶急召璉璉兵悉散遣領糧一時不集璉方裸不及披甲挾弓矢趨至城下連發數矢斃其二騎璉亦被射中臂拔鏃更射又斃數騎騎奔徒步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殺連斫十餘騎桂林以全是

皆敵中號為衝鋒破陣者敵氣奪遂大奔追殺數十里北兵退屯陽朔

時定蠻侯劉承允允從武岡入衛頗尊朝廷惡王坤
弄權疏逐之面叱周鼎瀚仰寺官鼻息不爲禮聞
桂林有警卽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敵已敗
退承允允以擁衛功晉封宏國公劉承允允請封錦掌安
衣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吳吳西司房嚴雲從伯
爵以酬扈駕之功勞于是吉翔封文安伯承吳吳遵化
伯雲從靖江伯御史毛壽登駁叅金吾無矢石功
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給事中萬六吉御史吳德
操繼論之吉翔等疑壽登疏出編修劉湘容指鼎

瀚復造蜚語爲董卓淮汜之說以激怒承允承允允
訴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縛壽登湘容六吉德
操於行在午門外承允允復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
承允允與吉翔內外交結益跋扈不可制要上幸武
岡聖式耜屢疏爭之其逼杖壽登等者亦以四人主
還蹕之議也及是聞桂林之捷知粵西漸安上將
返蹕桂林遂以四月劫駕移蹕武岡武岡改爲奉天府政事
皆決於承允允矣而承允允前所遣援兵在桂城與焦璉
兵主客不和於五月十四日與璉兵譁鬪擊傷璉

大掠城中而去留守瞿式耜檄誅爲首者二十餘人疏劾承允亂馭兵無律狀十五日焦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知桂林兵變復圖來攻犯桂大集平樂陽朔之眾號召土賊獠人賊蜂擁而至璉聞知復從白石潭回桂部署畧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於文昌門外時方積雨城壞圉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裹劊披甲督諸將分門扼守副將白貴白玉堅堵文昌門留守式耜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璉與白貴等未及蓐食遽開城門

出戰掩其不備擊殺數千人自辰抵午璉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耜急括署中米蒸飯縋城下分哺再戰日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棄甲仗而逃奔副將馬之驥隔江復發大砲助其聲勢遂乘勝追擊數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路一從栗木嶺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驥聞之疾馳渡江未登岸敵爭迎擊之驥運槩大呼連斃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胆喪不敢復窺桂林矣璉驍勇敢戰得士卒心久於

是時湖南有章北院每戰身先士卒以勞悴死章名曠字子野號我山華亭人由沔陽知州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為章北院云予有章北院行音年避難遊雲間章公脫身沔陽還人言洵不匪不親翻然投軀誓馬革天子親政駐湖南賜公節鉞收湖北首何莫懦今何雄能騎生馬挽疆弓身先士卒親搏戰身死人稱章北院

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桂林賴以再全捷聞晉封璉新興伯式耜臨桂伯式耜力辭不允再疏請還蹕全州不報
上在奉天召戶部右侍郎嚴起恒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起恒浙江紹興人崇禎辛未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廉能陞衡永道十六年癸未獻賊躡湖南官兵逃散獨起恒守永不出諭門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漸返賊退永獨全上即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是召

入行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非戡亂才然一塵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湖南流賊曹志建等十數營相率來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堵允錫駐長沙聲勢頗振焦璉既屢戰勝遂於八月初六日率兵直趨陽朔下平樂叛將李明忠據潯以瞰柳聞之宵遁陳邦傳亦由賓州柳州出復潯州次復梧州全粵初定留守瞿式耜復具疏請還桂林奉旨擇日返蹕而北兵已陷長沙由寶慶直趨行在二十五日突至奉天

後聞北帥惡其賣國不忠
回至漢陽斬之小註

城外上奉兩宮踉蹌斬關出從間道達靖州界百
官星散大學士吳炳被執死焉劉承允胤舉城降護
駕叅將謝復榮以兵五百人斷後與追騎戰死於
王家堡上遂由靖幸至柳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
監龐天壽帥舟師五千來迎迎駕會天雨泥淖乘輿服
御沿途散失宮婢內豎皆狼籍雨中飢困不能與
性預勅行宮盛供帳凡御用器物悉備中外隨駕
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上大喜太后言請於上
面封性商邱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禮監印務上

次柳州

初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危會
粵東余龍起兵起兵龍湖江故盜有衆萬餘出沒甘竹
灘廣州陷建義者多歸之其勢益張焚北船於
東筦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
還師禦之兵部左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
兵攻東筦縣令鄭霖開門以應已聞成棟且至
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涪村遣張元瑩陳瑞圖奉
表行在進家玉兵部尙書兵科給事中陳邦彥

亦起兵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
應成棟既破余龍遂趨順德應房迎戰敗死移
兵攻杜涪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兵引入新安成
棟圍新安復棄城走博羅遂據之博羅七月大學士
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彥共攻廣州初邦彥
約城內諸降將高內應期於是月之七日三鼓內
外竝起子壯先期以五百舟師薄城謀泄北佟養
甲捕諸內應者悉斬之發大礮擊舟舟燬兵退
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退保九江又棄

去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
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
邦彥率舟師赴之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爲導
至高明發礮破其城殺實蓮於南門樓子壯而
炫被執成棟遂圍家玉於博羅城破家玉走增
城急攻之成棟赴救救增城內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
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死將士數千人皆死無
降者子壯臨刑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之分其胔
骼散置各郡城樓遍召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

予有弔陳張二忠詩
寸磔常山痛未休當時
成敗總難謀出師不戰
身空死報國無能志已
酬事轉遺孤猶畏宮虎
分列郡豈全收嶺南反
正渠兇戮底事忠臣尚
有誰公遺孤猶為 罵賊都
門太史雄書生殉國勇
從我南兵烏合知無濟
西幸安駭正有功時賊
奸應紆舊恨頭顱虜亦
識孤忠誰言君父難同
報已博侯封晉地公燕京
公衛七馬年賊義舍之
老前以公功封增城侯

受刑以懼之而炫從死而家玉首亦至東筦李
覺斯與家玉有隙時在坐請審視恐為所欺養
甲曰視此貌清正固是義士必家玉也未數日
成棟破清遠陳邦彥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鈎
出之與總兵曾天奇同檻送至廣州既至亦大
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義
旗竝舉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
間猶得從容駐蹕者三人不為無功也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武耜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川形

勝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豐稔飛輓有賢上遣
閣臣嚴起恒詞臣劉湘客至桂林與式耜酌量移
蹕事宜督師何騰蛟亦至忽南安侯郝永忠帥鍊騎萬
餘自湖南來百姓震駭復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會
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是兵勢稍壯騰蛟遂帥鼎璉
等與永忠分汛防禦桂林以安而柳州叛將覃鳴
珂與守將道龍文明搆釁攻殺幾至犯駕上幸象州
十一月北督佟養和帥兵犯至全州灌陽騰蛟式耜
集永忠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又命盧鼎與滇帥趙

印選胡一青等分路駐全北兵至合擊大敗之追
殺三十餘里斬首千級奪馬三百餘疋養和僅以
身免諸帥連營而軍亘三百里北兵退式耜復請
駕還桂林

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蹕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
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敕至桂催兵下
梧州王坤既被劉承允亂逐寅緣馬吉翔復入自武
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出吉翔手也及至桂始歸諸
內閣閣擬復多改票式耜爭之不能得是時騰蛟

督諸將列營永福而璉與永忠兵益不睦璉走平
樂永忠壁興安

永歷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叙元年全州功晉
封騰蛟世襲定興侯柱國太師兵部尙書諸將周
金湯熊兆佐馬春麟各與挂印滇帥趙印選新寧
伯胡一青興寧伯焦璉進封侯

王永祚蒲饗各與掛印

新興

二月二十一日報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

乘夜

永忠興安被襲急奔回逼上移柳州式耜請俟督
師騰蛟報至不聽嚴起恒請遲至天明方五鼓乘

與已發矣永忠放兵大掠適滇營兵亦自靈川撤
回城中烟焰蔽天兵刃相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
朝士皆被戮辱式耜亦被劫入舟行三日方回泊
漳木港遇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請式
耜下陽朔催焦璉入援先遣一吏入城息烟火收
倉儲餘粒草檄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在也於
是焦璉自平樂馳入桂楚鎮周金湯熊兆佐滇帥
胡一青聞變皆至督師騰蛟亦提兵自永福至北
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襲桂直抵北門式耜守城

騰蛟督師三面出一青領兵出拱極門周金湯熊
兆佐領楚兵出武勝門焦璉隨督師出北門璉纔
遇敵卽奮臂大呼諸將軍看璉殺敵單騎橫矛直
衝敵營敵圍之數重璉左右奮擊敵散而復合者
數次璉部將劉起蛟見璉被圍大呼殺入與璉合
連砍數十人貫其營而出趙興白貴以銳師四面
急攻之皆殊死戰滇楚諸營又從旁夾擊敵不能
支遂潰一青從東來奮擊復大敗之一青騎剪鬃
馬敵呼之爲牛遇之輒曰避騎牛蠻子爲人短小

便捷馬上騰擲如飛善用鐵標鎗於十數步中取人百發百中馬斃疲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與璉追殺二十里北帥墮馬幾獲遂北渡甘棠遁去留守於北門待督師還並轡入城時三月二十二日事也當永忠之亂監司府縣俱闕散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諸將軍列營榕江日需米數百石無所出式耜多方搜括得升并往得斗斗往督師計升斗分給士卒食久之民多樂輸餉大足督師乃得率諸帥出嚴關與留守交相勞苦復交相慶也

上以三月初十日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錦衣衛馬吉翔兵部尙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靄洪士聲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耳至是式耜乃上疏託行在所候上及三宮起居上始知留守無恙桂林復全爲之泣下下詔褒賞慰勞有加五月二十七日督師復全州四月某報捷疏有由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武邦一人也先是初十日江西金聲桓反正疏聞粵東有反正信而注者至聲桓本寧南侯左良玉大部曲隨良玉之子夢帥庚降既附用爲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本驍賊受撫者兵最强聲桓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

併相結帳下諸健兒以計殺體仁用得仁領其軍
駐建昌幕中曹子悅信豐人也每勸得仁反正聲
桓幕客吳遵周陰與子悅同謀黎士彥者善撰偽
敕印因南昌鄉紳萬翱以通於二客兩帥猶豫未
決會御史某巡按江西貪虐索取得仁家女樂得
仁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反聲桓
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彥勅印偽封也遣
人齎奏行在至是始達

同日廣東北帥李成棟自負有取粵大功一旦以

佟養甲爲總督受其節制意不平亦懷異志念家
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成恩潛往松江以計迎取侯
至粵然後舉事值聲桓已定南瑞撫建諸郡路阻
成恩思密致聲桓蠟書時養甲覘知上在南寧檄
成棟兩路進兵一從連州入賀平取桂林一由高
廉襲南寧又撥水師五千駐梧州策應成棟辭以
無餉觀望不進養甲趣藩司卽行措辦署布政司
袁彭年以庫存八萬兩付成棟養甲不知也四月
初十日黎明成棟密令兵齊集教場譁言無糧欲

或云成棟取兩廣收印信數千
類獨取總督印密藏之一愛姬
揣知其意勸舉事成棟撫几曰
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帥松江時
擊在馬姓曰丈夫不能割愛乎請先
死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曰
我乃不及一婦人乃與袁彭年張
調鼎謀擊全昭要人以取挈節
之在松江者將發而金聲桓以南
昌變聲桓方攻賴州賴高進庫
求援于粵養甲命成棟率兵出
兵蕭檄藩司袁彭年給餉八萬
金彭年故不發以餉匿辭成棟
因候餉不行時歲大旱群盜滿
山成陰結其渠魁為用謂養
甲曰賴且暮且亡粵又冠深如
此嶺外決不可保且彼聲言求
復衣冠耳盍姑許之以靖亂
乎養甲猶豫不決羣盜日逼
城下呼聲動天地養甲出示安民
成棟請權俾順治年號養甲乃
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
榜隨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
見之愕然曰業已無可如何兩
司官因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
棟下令兵民即時解辭而以
所藏總督印表文上之然某
所聞于反正諸公者寔不然也
在鼎等行下依一格

為變自詣總督請養甲親出撫輯養甲出城鏃騎
布滿城外馬步五萬餘擁之大噪成棟先取其總
督印握之三軍歡呼謹同時割辦養甲亦自割辦即
時出榜安民以反正曉諭軍民用永歷年號檄各
屬郡縣改復衣冠粵東十郡不半月而底定廣西
巡撫耿獻忠於梧州聞信亦帥所屬割辦投誠先
遣官至南寧報知東省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成棟
於是遣官進賀表具疏迎駕原任廣東巡撫曹燁
高雷巡撫洪天擢俱從成棟軍前來朝成棟命部

將羅成耀帶甲士五千迎駕潯州封成棟廣昌侯
諸將俱與挂印袁彭年耿獻忠洪天擢曹燁張調
鼎等即行擢用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即端皇二帝陵也二十七日督師
何騰蛟復全州

六月上至梧州謁興陵上躡梧州晉封成棟惠國
公總兵杜永和江寧伯副將楊大甫樂安伯羅成
耀寶豐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尙六以新泰伯張月傳博
興伯閻可義武陟伯佟養甲雖係滿人順正不撓

亦封襄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留守瞿式耜力請幸桂令簡討蔡之俊給事蒙正發先後入迎時東勲恃反正功高挾上以不得不東之勢上遂由梧入肇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銀萬兩以備賞賚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治爲行宮成棟

釋解甲胄肅冠裳入見上出語人曰南面坐者真天

子也某見之不覺頓首頌至地矣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

士吏部尙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

大學士吏部尙書增城侯謚文烈張父尚存以增城侯爵陸見陳邦彥兵部尙

書謚忠愍時六部九卿臺省員缺輔臣嚴起恒請

補用反正諸臣准依隆武原官銓補勅召舊輔臣

黃士俊何吾騶原官入直以袁彭年爲左都御史

洪天擢爲吏部左侍郎耿獻忠爲戶部左侍郎曹

燁爲戶部右侍郎張調鼎王芋等俱列卿寺兵科

給事吳其靄疏言反正乃成棟功於文臣何與躡

居卿貳爵賞太濫有傷國體不報

李成棟陛見後大治宮闕於廣州城吏部侍郎吳

貞毓疏請上幸廣城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會成

棟適自嶺還方修行宮迓乘輿上命遠生勞之遠
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
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若在此
則爵賞征伐人疑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
嫌也且江廣同時反正六師當不日下金陵上不
返桂林猶云直從南詔詔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
示天下以苟安之局矣成棟曰善遽止其役第加
繕肇慶府城為寧蹕之地

有士人某獻白玉一雙皆方廣盈尺云漁人得之

南海上命制成璽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其一藏之
內府

是時南昌已被北兵圍困三月矣初金聲桓王得
仁反正疏至勅書慰勞改豫國公為昌國公建武
侯為繁昌侯兩勲不悅識者以為昌為兩日私憂
兩勲之不能久也一時海內響應乃不即乘勢東
下直取江南聽江右迂儒謬計以寧度人起兵不
破贛州卒貽後患因併力攻贛州久之不下而北
帥譚泰乘虛襲南昌始舍贛州退保南昌南昌兵

某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
雄過督餉侍郎張調鼎
于南雄守坐上子言贛州
必不降去城三十里每一
騎出糗糧三石捕村民
輸入城日以為常志在堅
壁清野無降意也宜以大
兵駐南安聲言贛攻惠
國從間道趨南昌鮮金玉
之圍是為上策調鼎以語
成棟成棟笑曰書生何所
知其降書方雪片至寧有
疑耶已竟不降而成棟還
廣州某有過嶺與張太委談度
下語吟金與王受困五月圍不解
師以盼嶺南強我開章貢嶺負固
堅壁清野環藏糧穀兵糧之計可
掣且出間道趨南昌
在嶺上此行依一格

頗盛每出戰勝負相當後為奸僧所給擇日決戰
於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益築壘掘深塹圍合求出
一戰不可得矣

七月惠國公李成棟提兵三萬廣庾嶺攻贛州以
救南昌軍容甚盛贛州守將高進庫偽約降其實
堅城以綴惠國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惠國信之遂
還軍嶺上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
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

殺其鎮將余世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堅守歷三月
前後大小四十餘戰殺傷過半所存羸兵不滿千
糧盡咽糠嚙草初食馬繼食人城中婦女老弱皆
食盡城破之日洒掃官署所剔婦人陰棄不食者
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史余鵬起職方司
主事李申春領兵復寶慶兩府捷音同日並奏軍
聲大振
二十九日督師露布至恢復衡州又據忠貞營李
赤心捷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於是瞿式耜密疏

請上西幸有云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粵東三面
險阻易入難出臣不敢爭者以成棟一片血忱方
倚爲江右聲援一旦拂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
衡永恢復游魂東竄粵西之背愈厚贛州愈困江
圍未解粵東之齒尙寒在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
安旣無內顧可畢力以圖贛而楚師得萬乘親臨
勇增十倍便可乘勝以長驅矣是

時陳邦傅恃恩驕橫夤緣禁近與馬吉翔相爲表
裏初冒封富川伯以迎駕功封思恩侯已晉封慶

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茅守憲寧端伯中軍胡執
恭武康伯復奉世守廣西之勅行文巡按御史查
核通省錢糧式耜特疏叅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
疏論世守非制併劾撰勅中書張立光廣西巡撫
魯可藻巡按御史吳德操皆有疏叅騰蛟亦上疏
駁正湖南勳鎮曹志建等皆譁然不平事遂寢究
其故皆由吉翔與桂林留守不悅故加邦傅世守
以擅全省予奪以撓留守之事權立光小臣奉旨
奉行及迫於公論吉翔乃稱原頒敕書止居守非

邦傳駐潯州所行不法以嫌殺柳慶巡撫劉鼎手瑞州禱詩 潯州節帥景卑庸遭際同膺大國封坐擁旌旄憑跋扈檄徵兵馬漫從容興朝名爵真疑濫蠻地征求豈勝供柳慶撫軍新過官司刑無計問渠克小註

惠國酒酒輕儒再出嶺有忠宣伯者係隆武朝冒封醉後戮之凡各郡勅使俱被撤回又嚴禁舉義尚書揭重熙出嶺以違禁追擒之賴新附者力戰得脫 端州禱詩 李公雅負中興略再出庚關功未成猛氣豈徒援與國銳師何故挫堅城降書押至謀難測戰鼓相聞敵莫輕整暇不教防燕飲底須沈醉戰儒生 无戎仗鉞已專征約法南人禁舉兵馬合自難迎大敵驍騰或可借虛聲冒封恩赦誅無罪奉使官多撤有名過嶺尚書旌節棄幸選銅馬脫餘生

世守也外議益重邦傳以改勅之罪然國體大褻矣吉翔與邦傳皆浙東人崇禎時執恭為兵部火房舞文吉翔邦傳皆由以得官執弟子禮於執恭故執恭雖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惟其指揮是聽三人者一線關通內外呼應滇南半壁實壞此三豎子手也

誅襄平伯佟養甲養甲有密表北去李成棟搜得之上不欲顯其罪於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興陵李元允遣健兒殺之於江中

國姓朱成功自海上遣官陳士京入朝封成功為延平王

十二月李成棟帥師再出南安陛辭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任之又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內臣衛臣不宜干預內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吉翔啣之成棟出以其子元允留行在掌錦衣衛事與聞朝政時粵東以反正叙官者滿朝列惟從蘇觀生擁立唐藩者禁錮不用然其中亦有賢者皆

從此廢謂之紹武一案元允胤本姓賈河南人成棟
養爲己子因與袁彭年交善彭年益引其同鄉丁
時魁蒙正發及陝西劉湘客與同決事會給事中
金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湘客令元允胤折節與交
交日密朝士中不無異同漸有黨人之目

永歷三年己丑正月元旦雨免朝上在肇慶督師
何騰蛟疏至奏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復諸城一日
盡棄引罪自劾蓋督師初據忠貞營塘報稱於十
月二十一日自常德發兵二十二日恢復益陽於

十一月初一日分兵三路一取湘潭一取湘陰一
取衡山殺衡山縣令於本月初二日過寧鄉初三
日巳時抵湘潭於十一月十一日直抵長沙矣隨
聞常德寶慶一帶因忠貞營闖入皆燒營棄城東
走湖南爲之魚爛故再有是疏忠貞營者闖賊後
營李赤心十三部也隆武時受撫賜號忠貞營也
散入施州衛擄糧巡撫堵允錫向同督師騰蛟入
營招撫與有舊而馬進忠者亦降寇素號混十萬
既降封武昌伯侯隸督師麾下元年秋常德陷進忠

子有麻河捷行因監軍毛壽
敦叙其戰甚悉援筆述之
中興馬侯古精忠天子論勲冊
上公毛生夜迷麻河戰滿堂骨緊
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慮騎馳
騰萬馬雄將軍下令盡棄馬短
刀禿禿未爭功麻河岸高虜初
駐欄柵層層壁壘固虜馬鮮鞍
兵作炊我兵安至誰能禦可憐
攻壁不開壁門駭火轟如雷將
軍大呼身先進人死戰壁高
推壁門既奪虜營亂黃傘截
殺及夜半鏡騎嘶鬪索駝奔全
軍逼水空誰亂天風吹月：膝
龍照見虜營：已空僅屍枕藉
安是計餘者盡盡麻河中拂塵
萬落三軍宿胡婦琵琶唱胡曲
將軍舉酒健兒歌殘魂何處吞
聲哭將軍破虜檄傳宣似
今無匹馬還積弱果朝吐氣
昆陽鉅鹿誰爭先我聞桂林虜
來舉城志願相從容袖兩手進
守又聞西有滇帥胡將軍推
陷陣虜中聞身經百戰錢不
南人爭推第一數諸將鈔虜
國號因時竊位何足道馬侯
封公兩人侯此爵朝廷庶不
冒

退保永定於二年八月與北兵戰於麻河大捷斬
首七千餘級恢復常德封鄂國公

是時堵允錫已加制輔銜與馬進忠有隙允錫陰

入夔檄赤心從夔門徑抵常德欲令進忠讓城屯

其老營未至常德百餘里允錫先至與進忠椎牛

歃血盟誓同獎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盟無一語

盟訖入城即命起營盡驅百姓無老弱悉出城因

縱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直走武

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亦棄寶慶走各郡鎮帥

莫不聞風驚潰忠貞所至得空城旋亦棄之而去

東趨長沙督師騰蛟駐衡州奏入朝議令讓衡州

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從衡出茶陵往援江省

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進忠

由益陽鈔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入長

沙城下身往忠貞營邀之入衡聞其兵已東隨尾

之趨湘潭湘潭空城也督師標兵六千人聞往迎

忠貞恐為忠貞所襲皆不肯隨僅從隸三十人以往於

是進忠等業奉檄前發聞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宣

所知錄中

予有悲湘潭詩 長沙兵敗
湖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舉
朝變色摧天柱白日慘淡暗行
行宮往往百戰不足論即今
還棄垂成功可憐相公幾五尺
頭重齒豁一老翁銅馬百萬
時對虎仰公乳哺嬰兒同時
危鉤誰用命赤手空口驅
羣雄湖南湖北竟千里捲雲掃
霧隨天風砥柱長沙不日得將
魚命在沸釜中堵公心勞計轉
謀忠貞兵未至疑懼幸德燒
殘寶慶走諸將旌旗挽誰住
長沙城壞無人登孽虜將奔
守復回我兵潰走任東西相公
獨在湘潭駐夜半衝柝虜騎來
湘潭無兵城門開相公衣冠虜
能識擁去羅拜聲如雷去馬不
絕相公死但見長沙城中虜
舉哀功名事業長已矣忠貞
義士胡為哉君不見忠貞兵過
蒼梧界皆公雙旌導馬回

威伯楊某追護之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時
北兵乍退長沙孤懸湖外城崩三丈我軍壁長湘
間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計且不守一日以輕騎
數百出城偵探徑至湘潭聞知城守無兵僅督師
一人在焉遂入城帥諸將羅拜勸降勇故督師標
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而去既去楊始至
城已為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師師七出七入不
得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遂自擲於橋下
以死北兵尋亦大至馬進忠等聞之皆退而忠貞

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入粵西沿途肆掠
衡永柳桂皆為蹂躪矣督師遂死於長沙死之日
城外內兵民皆為之舉哀蓋正月事也滇帥胡一
青等亦棄永州而還凡已收復各郡縣從此復陷
報至行在震動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騰蛟中

湘王

十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等帥科道十六人入
朝免冠繳印內閣而出閣臣朱天麟罷初金堡赴
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留守令至肇慶

予有端州雜詩給事趙朝
袖草雄更生筆削果虛公
金吾奉主宜無罪中尉使
龍信有功多難未須增米
火一隅底用判西東向未
本觸元勛志豈謂元勛志
典同

湘客酌之疏叅八款李成棟陳邦傳龐天壽馬吉
翔皆在所叅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
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
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啓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
甚恥與噲等爲伍得堡疏大喜故元允亂交益密實
不知成棟初亦在叅中也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
事劉湘客以詹事兼副都御史丁時魁掌吏科蒙
正發戶科金堡兵科五人者日終終日聚會國是由其
主張諸不得志者日爲五虎以元允亂爲黨魁云吉

翔陰鷲被叅堡畧不爲意邦傳憤甚上疏言堡謂臣
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卽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
十萬鐵騎且言堡昔爲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
今自湖南來爲北人間諜云于時閣臣在直者嚴起
恒與朱天麟天麟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
善罵人今亦被人罵倒耶道隱堡字也表遂擬旨金
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紀着會議其謂辛
苦何來暗用杜子美辛苦賊中來語耳於是時魁
等入閣大噪曰堡論邦傳請監紀卽令監紀堡又

予有端州禱詩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會慶新年未知名粵將軍貴祇許西園公子賢卿士幾人能入幕朝廷何事可分權東來相國休憑藉激切彈文出散員回首神京直北看天隅數郡豈偏安比聞政府頻虛席何事言官輒免冠國法未嚴臣節見朝廷多故聖恩寬即今典制遵神祖竊恐拘文比日難

論郝永忠若永忠請其首亦即與之耶遂相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

二十八日召起舊輔臣黃士俊何吾騶赴行在吾騶自閩逃回李成棟破廣州即薙髮出降與成棟相與甚歡令修粵東志阿諛新朝為粵人所嗤李元允胤素執禮門下故力薦出資固在士俊前及至用為首輔物議不平臺省無有言者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尙都察院經歷林有聲相繼伏闕

皆奪職去已吾騶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為金堡所叅不安其位未幾亦引疾去士俊為首輔同起恒入直起恒每事持平多不憚五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翔皆從龍相與共事久兩人亦與起恒無忤時魁等輒指為邪黨起恒亦不以為意三月初七日惠國公李成棟凶問至併聞南昌以正月陷成棟於正月再出嶺攻贛州駐兵信豐是時南昌已破金王俱兩殺贛州勢益壯吾兵益寡我三月北兵自南昌泝流援贛直趨信豐諸將爭欲拔營歸成棟不

予有悲信豐詩 信豐城外虜未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城樓諸將言事那敢入酒酣擊劍不鳴麾下盡無人聲夜半斬關諸將走誰扶將軍上馬行城外水深雨如注將軍馬小不得渡馬聲漸沒將星沈親吏相隨誰相顧偏裨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匹馬回關門晝閉烽檠絕天子震悼舉朝哀語君且勿哀軍中收得將軍印元帥牙門昨已開 悲南昌詩 信豐城敗惠國亡胡馬東來勢頗張白旗八桿東章門至始聞正月失南昌南昌將軍暗我機嬰城坐守聽虜圍閭閻萬戶人食盡坑塹夜深陷將軍飛敵飽城饑金公赴水氣上馬猶酣戰金公赴水氣如生王侯劍首色不變江人莫怪無援師縱有援師來亦遲雨勳收兵自不出客兵雲集未何為去年攻

度祇自與今未守城墮虜計又聞倡義非同謀到死相疑還相制古言兩雄不並棲何不分兵倚角湖東西何為一城坐困與俱斃斃使我百姓無故成鯨鯢舊歲此城初反正即今城破復誰恨英雄成敗古來多其奈城中人命何

端州謀詩 乍喪元戎舉國悲軍中留後早相推即愁關帥權旁落豈慮天王政下移諸將比肩輕節鉞同官屬目擁旌旋麾紛紛割據知難問從此關門不用師

可會天久雨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成棟莫能禦慷慨歛歛命巨觥痛飲誓死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河大漲馬力弱又已大醉中流人馬俱沉三日後人見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中軍杜永和挈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還退報至舉朝震驚李元允亂入見上對之哭極哀封元允亂為南陽伯挂車騎將軍印元允亂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旅追贈惠國為寧夏王謚忠武予祭九壇同時贈昌國金聲桓為豫

章王謚忠烈督師騰蛟為中湘王謚文烈

杜永和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遺戎政侍郎劉遠生慰勞之以遠生為諸將同鄉素所親信欲因是用之總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已重賂賄謂將共推為留後居然坐軍府開印行總督事矣永和雖稱總督諸將實不用命惟賄是求不復有出嶺之志

方忠貞潰入粵西時堵亂錫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鎮峽關入粵駐關防守者保昌侯曹志建也

有宗室朱謀列亂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欲襲

關堵乃前導將謀爲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語堵曰
曹公甚疑君奈何堵不謂然遂解甲安寢志建發
兵圍之盡殲其眾堵父子逸出復遣騎追百餘里
有何貢生某留宿寨上既去曹知之破其寨殺掠
一空堵晝伏夜行狼狽達梧州上遣閣臣嚴起恒
詹事劉湘客至梧州安插忠貞而忠貞已越梧而
南由潯入積矣適遇亂會允錫至遂載還行在允錫入遂
與吉翔合欲激忠貞東來與東諸侯構釁李元允
知之我大言曰吾輩做驢子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

端州雜詩 中丞本意領中
樞詔撫忠貞拜命趨柩怪
兵烽窮嶺嶠何圖仗節喪
荏苒馳驅未遂還朝志溝
清輕捐報主軀縱使官途
多異議無端陰計未應証

正乃來爭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爲允錫計
沮忠貞於懷集賀縣富川一帶劫掠甚慘上又命
兵部侍郎程岫前往宣諭中道遇害其家人赴法
司訴係封川守塘官張祥指使祥元允部將也元
允亂恐岫召忠貞入行在故有是使廷論莫能決
陳邦傅獻女於高必正結好憇憇必正提兵入桂
留守知之疏請以粵西全省糧餉分給諸勳使無
侵擾邦傅計不行允錫移留守式耜書云上有密
勅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

端州雜詩 督師去勢在
蒼梧敗後猶防列鎮圖亦
地魂銷千里恨滄江客散
一身孤我機誤國休輕說
使相還朝豈易逃莫怪言
官封事激中湘遺物滿天
隔 忠貞部曲駐施州躍
馬爭衝堵相謀江上勢方
成破竹穴中關忽起諸侯
三年百戰城全棄九路連
營兵已收湖北湖南皆赤
地蒼梧象部迥生愁 堵
公亦是濟艱材曾撫荆南

萬馬回心恃舊恩兵可用
疑生諸將志先灰散援
江右無時去圍困長沙
竟不開試聽楚人中夜
泣招魂千里為誰哀

中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式耜大驚謂此決
非上意乃歷書四年朝政並諸勲人品邪正始末
與允錫別白言之毋挂東激西以與同室之鬪上
聞特發手勅取允錫原書併所奉密勅務窮究其
事式耜恐別生事端以業付之火為對力解釋之
乃罷
堵允錫初恃馬吉翔援擬入朝即用輔政及是上
頗不悅丁時魁金堡復論其喪師失地之罪楚人
怨之尤深遂不見用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畏知龔彝至行在請封
畏知陝西人崇禎庚午解元原任畢節道與可望
戰被執可望親解其縛遂以為巡撫重禮之彝雲
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原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初張
獻忠僭號四川有養子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為
平東次李定國為安西次劉文秀為撫南次艾奇
能定北獻忠敗死可望帥其眾奔貴州入雲南值
臨安蒙自土司沙定洲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
可望討平定洲復省城迎天波還去其偽號稱將

軍遂據有雲南可望長稍通文墨位固第一奇能
 為貴州鎮帥皮熊砲擊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
 可望以術籠致之遂兼兩部寢欲自大而定國文
 秀素與比肩不聽約束故可望乞封朝廷謂封爵
 出自天朝者為真王而向所稱報號皆乃假竊也思得
 借此駕馭兩雄使受已節制本意不過仍平東舊
 號而已給事于是中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連上
 七疏朝廷重違其言有宗室朱議秉叅堡把持誤
 國疏亦數上畏知曰朱君謬矣給事言是也給事

端州禱詩 春王朔未
 出關門喜見滇南使叩
 關請附心知天命在乞
 封名仰聖朝尊漢家故
 事須拜議明主權宜有
 特恩史記功臣多賜姓
 何難破例與稱藩

引祖制以爭使黔知朝廷有人皇上破例特封之
 使滇知為朝廷特恩典不更感恩乎貴陽鎮帥皮熊
 遵義鎮帥王祥皆疏言可望名雖嚮正事非革心
 朝廷無為所愚廷議久不決畏知又曰彼意不過
 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與子王爵則晉以上公而
 爵兩雄以侯使等級有異彼意亦愜矣於是定議
 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封列侯差
 大理卿趙煜為冊封使同畏知夔賁勅往自三月
 入肇至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畏知副

使彛外有武弁二員潘嗣榮焦某祇令護送兩使
不見朝也

堵允錫知朝議不允滇請陰欲結滇約二弁至七

里岩設席歃血與盟次日邀朝士飲金堡面詰之

且責曰滇與忠貞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

與此輩交結何意允錫失色徐曰某辛苦萬狀如

君言全無功矣堡應曰勞則有矣功則謂何二弁

亦在間壁盡聞堡語允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次

於梧州趙煜過梧竊聞二弁語不敢行知允錫給

有空頭敕乃就與謀矯詔封為平遼王換給勅印

以往

潯帥陳邦傳中軍胡執恭調知之與邦傳謀亦以

所給空頭敕矯詔先往忠貞據有忠州橫州勢與

潯逼邦傳思結強援於滇竟與執恭矯詔封可望

秦王先期入滇或云邦傳執恭皆承吉翔之密指

也執恭遂由間道以四年正月先至滇可望大喜

騰黃布告受賀三日而畏知等以平遼王勅印至

可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矣畏知曰彼偽封也因

瑞州謀詩堵相臨邊未
建勛梧州楊詔冊滇雲使
宜本自朝廷賜封事無
難咫尺間謀敵賊臣憑
假借使煩屬國重紛紜
即今廟議何時決聖主
殷憂孰與分

命執恭與面質執恭曰彼亦偽封也行在所封景
國公勅印具在可望大怒遂辭勅使下畏知及執
恭於獄別遣官到行在請旨

所知錄卷之中終

所知錄卷下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記

永曆紀年

四年四月

日上御經筵初式留守耜屢疏請開經

筵薦詹事劉湘客爲講官至是乃加副都兼銜與
詹事黃奇遇同直進講然彭年時魁等每有建議
必決於湘客而後行彭年所恃者正紀綱慎名器
其實祇爭體統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典制然所
習者皆先朝陋規也湘客本諸生由薦舉起家受

7
瑞州詩 故人鬚鬢已非
初憂國圖若志未舒名動
宮廷宜早避官原無清要
豈長居也知官熱心原冷
莫使交親跡漸疎同是布
衣君最遇從容無任意何
如

瑞州謀詩 霜嚴憲府
凜難攀大諫風裁更領
班便殿連朝求召對初
書昨夜又封還朝廷縱
小名猶在方鎮使疆主
未辱底事歸公辭大憚
五千鐵騎動龍顏

知於留守初以編修兼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御
史亦隨彭年等以資格繩人人益不服
丁時魁頗招權剛狠有氣習同輩亦不善其所為
蒙正發惟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
遇事敢言然性豁刻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懼
之
袁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降北物情大減及總
憲核資俸清冒濫不少寬假怨者尤眾又每自恃
有同謀反正功嘗爭論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

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惠國公以五千鐵騎鼓
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上心
不善五人彭年初為給事吳其靄特疏叅上不問
至是有張載述者涇縣人原任江西盧溪知縣以
節義自命至行在久不得官謂彭年輩抑之也於
是伏闕疏彭年罪或云司禮監夏國祥使之國祥
為宏光幸璫人粵新用事與載述同鄉能探知上
意者故有是疏彭年自是氣稍沮久之聞母艱李
元允衛疏請奪情不允遂解任僑居肇慶城外

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粵東來者以反正功氣
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髮未薙以嗤東
人而東西又各自爲類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
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
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允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
萬翱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子奇實爲之
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彭年楚人
然私粵而不私楚陝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旣與時
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

矣至於禮部尙書吳暲文選司郎牟施召徵皆吳
人吏部尙書晏清楚人俱浮沉吳楚之間其不得
爲局中人者甚多如工部尙書耿獻忠兵部侍郎
曹燁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使
毛毓祥廣東學道李綺雖與彭年同爲粵東反正
而於楚人氣脈不通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
督師留守門下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允
西恃留守然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傳特其踪跡
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目耳

書所聞楊帥風聞已就刑天隅此日識朝廷漢家有法宜明正都尉陰圖似不經諸將彊梁謀益狡異時倉卒詔誰聽南陽問罪功非細即恐蕭牆禍未寧

廣州禱詩 紅旗影馳角聲喧南海牙高留後尊秋至將驕誰出嶺日高人沸一開門有司心厭王官職除吏書慈幕府煩莫恠總戎難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今疆祖錢幢虎擁道長驚爵頗疑潘史賤輸錢為助瘡軍裝懸知節鉞輕難制即恐關門桑不防巡海歸來薛判史量移同去色連涼海濱官出巡未回有謀共掛

者詳竟補南詔通同成釋去

五月惠國公李成棟喪至自嶺北元允亂回廣州治喪受弔上賜祭九壇事畢詔赴行在時惠國舊部董方策楊大甫各據一鎮大甫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允亂招飲於宅其即席稱詔斬之亂自成棟沒庾關不守聞北兵將有窺粵意粵督杜永和奏請寶豐伯羅成燿出鎮韶州許割南韶屬之要賄萬餘金始行上六月留守式耜疏題尚寶司丞張同敞復原官翰林學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僉都

御史毛壽敦監督襄國公王進才鄂國公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給勅印壽敦湖廣公安人御史毛羽健之子雅好讀書有謀畧能耐勞苦楚竒才也同敞為江陵相公曾孫以世廕錦衣衛前戶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隆武帝愛其才敏特授翰林院編修恩改累陞學士在武岡忤劉承允允仍還任子之職至是留守抗疏題復且以知兵兼總督之任諸大帥皆以所舉為得人云同敞為人健瘦而鬣有膽氣每出師輒躍馬為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敞危坐不

去諸將復還再與敵持敵亦旋退故卒以此全意
氣慷慨詩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子妻死
蕭然一榻而已且以賦詩兼獻晉文公書大輔皆
時焦滇兩營兵鬪二璉既受知留守再保桂林遂以
桂爲老營營具滇師久在督師標下每赴疾入桂往與
璉兵有主客之分多不和已而移璉駐平樂陽朔
元年冬湖南潰滇帥趙印選胡一青等棄永州率
其兵奔入平樂又與璉爭平樂璉部將趙興於五
月二十九日治兵相攻興兵敗滇兵追至陽朔遇

糧道王奕昌殺之留守式引罪自劾請卹奕昌檄璉

斬興以謝滇而移鎮老營駐桂林滇兵自此益驕是

不可用七月留守式糾舊撫魯可藻久駐平樂戀任

不解且既聞母憂日以墨纒從事但取錢糧不理

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前奉旨切責先是粵

東反正信至可藻希冒昧躡進列銜自署兩廣舊

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留守劾其擅署官

銜違制奉旨革職於留守軍前戴罪立功內推太常寺卿

八月初一日焦璉部將劉起蛟輕兵出全州深入

重地敗績璉按軍法斬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檄
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璉分兵堵截開州海陽
坪開璉病卧卧疾陽朔不即行其部將張明綱劉起蛟
奮勇爭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留守疏言起蛟
貪功致敗法所不容但今兵驕將悍時獨肯身先
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之氣有足嘉者請以其子
襲職從之民留守除曹璉曾石黨入其平樂戀
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過桂林言辰
常嘗總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式耜疏請勅拜命宗蛟

往至則蛟麟但修書報命而已初九日監軍毛壽敦赴楚
路經柳慶爲邦傅標下曾海虎劫掠一空式耜飛
檄地方嚴獲賊首追取勅書併鄂國營諸印信誥
勅立提海虎置之和法遠近稱快

粵督杜永和入朝粵人黃奇遇郭之奇以小忿爭
直於永和前爲永和所笑朝士恥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留守報王進才稱劉子良於本月
初四日恢復靖州又報曹志建復永興永來陽二縣
二十三日報馬進忠於十月二十七日恢復武岡

小詩恭紀 傳道文華殿
君王政自為親同宰相決
兼命諫官隨賜坐香爐近
還宮臘姓連聖朝機務密
那許小臣知

胡一青進屯東安直取永州牛萬才張光翠兵逼
寶慶軍聲復振是月上御文華殿親政
是時史官乏員詔勅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於翰
林內閣輔臣黃士俊嚴起恒奏請考選留守瞿式
耜疏薦部屬臣某等堪備官職上意特重科名於
是禮臣黃奇遇等議倣唐宋開科取士有詔廷臣
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
敕冢臣晏清會同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
者若而人其乙榜知名未仕者亦與焉以冬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藝三道論一道
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輔臣
請詹翰諸臣同入閱卷是日外廷密奏閱卷官頗
通關節上聞卽時敕遣出獨留兩輔臣宿文華殿
宮中賜卧具內小豎司飲饌關防特嚴拆卷日鴻
臚傳齊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輔臣將閱過卷
分上中下進呈拆號上詔科道百舉情弊以示至
公且曰朕自卽位來纔有是舉用此數人毋於用
後爾等又多言也每拆一名御筆親為填寫填過

臨軒曲 從龍初沐聖恩波
詔選詞臣關制科格外郎官
叨與試本朝異數恐無多
經年廷議許臨軒今日真承
聖主恩榮筆起閣下恭隨
臚唱入端門 衣衣黃帽殿中
間玉几憑臨咫尺攀跪近爐烟
宣應履分明觀面識龍顏 面
對安詳聖聖香烟深處閃
重瞳天心可否無人識御筆高
低點不同 唱罷勾臚肅仗齊
小臣分號殿東西官班靜相
公出恭請天恩御賜題由外閣
防視鎖闈金吾傳奉潔潔感書
生遲幸尋常見爭似銀相共錦
衣 內巨黃帕奉書來香案從容
信手開蓬見閣臣承旨起御題
就聖人裁 麻紙龍文拂紫黃
登宸翰費端詳猶防次第遲
傳口詔傳宣有巨端 驛聲起
去尋初科老筆難於舊有元日
暮大官勳賜賜傳聞筆寫在文
華 詞淵正倒夜偏閣中使頻催
蠟燭殘帝筆欲還宮漏促花傳
隊 宿鸞鸞 當場洒筆憤驚
人錦玉圍觀訝有神別燭細書
先武論內家也鮮點頭頻分
衛早勅玉堂仙夜半簾前忽
放還獨召問臣留便殿堂餐直

被禁中傳 侍臣收卷上親臨
慈愧公麼費聖心膝錄諸生活
帝賜同朝爭羨主恩深 未共
宮關卷初呈內殿班齊賀聖明
面勅言官嚴簡舉當軒折號
御填名 中興特重玉堂賓固
請加恩放八人不是聖朝恩太
吝分明珍惜龍微臣 最憐
新進與同升都吏曹郎藉漫
憑曾荷相公援例請聖恩特
賜一條冰 曠典能無舊例
遵榜頭端屬首接掄印居盧
後猶疑忝感事寧堪第一人
煌 手詔夜深傳八士同
時入木天鏡 是國恩難報日
傍人莫漫羨登仙 勅使凌
晨候謝恩口傳天語決春溫
榜中怕有馮唐老為報青年
慰至尊 新恩初許禁中行
為謁先師閣吏迎再拜中堂
前致謝共稱天子讓門生

六卷遽命已輔臣再三奏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
俱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
知考選例請授編簡上云此朕特典與考選不同
次早上親洒宸翰敕內閣吏部朕親試取士劉蒞
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壯涂宏猷楊致和
等八員著卽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
上命輔臣卽擇日送館教習推禮詹翰大臣有品
行者爲館師是時黃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禮
部侍郎之奇曰黃由推知考選安知庶吉士典故

奇遇曰郭以庶吉士浮躁出禮部營轉福建學僉
宏光時通賄馬士英傳陞詹事品行如此可爲館
師乎相爭久之輔臣黃士俊亦粵人也請並推候
上親自黜定乃已
留守疏報湖南情形言北兵已抵長沙據胡一青
趙印選書有云北來之帥所稱定南王孔有德也
實抵衡州水陸並進一面發寶慶一面大隊來永
州等語是時永州爲王永祚張明綱圍五月矣其
將李東斗堅守不下有德命辰常鎮帥馬蛟麟爲

前鋒以拔永十二月十二日一青方薄城下北兵
銜枚疾趨遠出永州河外一青不設備遂大敗是
夜復被劫營滇將普明全軍俱沒報至總督張同
做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應全州
爲粵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入
者曹志建兵屯龍虎關卽鎮峽爲衡永之左路馬進
忠屯瓜里爲武寶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
一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已踰嶺破南雄粵東門戶
已失粵西亦勉強支持而已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
日南雄報至南韶守將羅成耀棄韶州走上將移
蹕西幸召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
御史彭佺爭之尤力上命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
往廣州勅諭諸將諸將初欲棄城航海爲颶風折
回始定死守計遠生與堡復泝流上清遠聞南雄
雖望風奔潰北兵尙未至也

馬吉翔自李成棟䟽廠衛不得干機務大恚久與
李元允翰共事外合中離急欲上移舟棄東如屣嗾

梧州雜詩 側耳羊城信
穿烽二使來 詔開藩鎮泣
風聞海船回 事變知天意
時危有將才 長城真可恃
駐蹕漫驚猜

夏國祥趣上以初八日登舟百官倉皇就道粵東人皆奔回惟輔臣黃士俊獨坐閣中不去上念其年且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籍候亂定再召乃去袁彭年亦請隨駕南陽伯李元允緒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允緒留之恐宵人謂吾有異志一朝不戒生刼入舟至今思之此語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此殞命於此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聲援

此元允緒之職也上遂發筆命元允緒留守督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鎮將安定伯馬寶領兵扈駕軍容甚肅寶陝西人亦拔自流賊中來者頗

恭順知禮好與士大夫交

二月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稱爲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二王帥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惠潮道李士璉本田仰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郝尙文父密往投誠自陳迫脅繳勅印受北官惠潮兩郡久高謂北有士璉悉以國情輸之敵督西郡

十四恐誤押滿二人
名耶

餉接應北兵導之入關凡江右宗室侯依士璉寓惠
州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王十三人以獻北兵遂
長驅而進賊李士欽本田中軍吉安人與
是時堵允錫已殺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侍郎郭
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翱禮科給事中李用楫戶
科給事張孝起李日煒吏科給事朱士鯤御史朱
統鏞王命來彭佺陳光允等十二人合疏亂叅袁彭
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號五虎者把持朝
政罔上行私罪當死龍舟甫駐即相率請對極言

其罪奉旨下錦衣衛獄勅掌衛事張鳴鳳嚴加鞫
問獨彭年以反正有功免議閣臣嚴起恒請對不
得入跪沙濱申救不允先是有呂爾嶼者為吉翔
門下士冒入臺班金堡劾逐之爾嶼亦有疏堡駁
叅云臣何人也爾嶼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
之裘志士猶為怏怏顧且肆言無忌也語甚不倫
惡堡者業以是語構於兩宮是日程源在舟側揚
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
便該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慈寧上嫡母王皇太

梧州雜詩 請對真何事
寒蟬此日喧露章承內指
詔獄見君恩負國罪應得
除奸功莫論虜氣還咫尺
朝局已全翻 詔獄非仁
政况逢離亂晨後龍寬典
得請劍小臣頻狼狽悲同
類報附党人山陰真相國
申救跪江濱

后也於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堡死故堡受刑獨
酷堡等下獄時潯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
傳暫駐兵三水防北兵西突式耜疏辨五人罪且
云就使其罪狀一如其疏中所指處分豈無時日
而急急於倉皇移蹕之頃又且不先不後恰當邦
傳到格之時能無吾雖不殺伯仁之疑乎久之上
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減死謫遠戍湘客正發贖
徒追贓而

秦王於某日接勅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絕不及
原勅所封及諸臣矯詔事意在必得秦也於是滇
使接踵行在亦時有貢獻貴州總督兵部尙書范
鑛匡國公皮熊交章論胡執恭罪狀留守式耜請
斬執恭併正邦傳指使之罪滇使候命日久馬吉
翔請於上封澂江王滇使聞之力陳非秦無以報
命廷議不能決輔臣嚴起恒語某曰滇必欲得秦
上意決不予秦奈何某曰何不於秦字上加一字
或爲興秦或爲定秦旣不失滇指要猶是草澤王

予有鄖將軍入對歌 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軍廷辨聲怒噴百官拱手顏色變中使促對上龍舟有事面奏香案頭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流決背猛氣沮詔謂將軍從容語鐘烟移近舟三陳但聞誓死報明主叩頭再拜出君門憶起宵中未盡言天威咫尺說不得始信君王是至尊 沮封篇 去夏遣使冊封滇賊巨橋詔封使還滇人請命求國號廷議可否將一年國號擬上未允鄖國將軍來朝天將軍入朝沮封議舊主封者誰敢異坐召滇使謁樓船詞嚴義正色凜然自陳已罪

犯京關汝曹德援西南偏聖恩赦我寧有汝與我同心報明主本朝異姓無王爵上違祖制誰敢許報辨索隄足周旋汝曹勿欺天子辱滇使叩頭唯退舉朝爭味將軍賢將軍此議真不朽滇人聞言能信否為語使者復命歸勿謂議出廷口

號耳起恒以為然方欲奏聞而忠貞營鄖國公高必正興平侯黨守素入覲至梧州聞滇使在梧召至舟次以大義責之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若爾主要求王爵吾豈不足以王耶因自數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宥加以爵賞爾張氏乘間竊據一隅罪固滅等今爵列上公當與吾同心報國洗去賊名豈非大幸勿欺朝廷孱弱兩家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當也隨作書致可望纏纏數千言詞義嚴正滇使唯唯而退議遂

寢

初吳貞毓等以閣臣嚴起恒數為丁時魁金堡等所指摘意其啣恨必乘此下石不意其申救甚力得免死

江西王化澄者素貪庸與王坤馬吉翔等比貪緣入閣二年上在南寧粵東反正迎駕東來命化澄留南寧扈太后兩宮特賜手敕以便宜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惟賄是求有土司納銀數百兩竟改宣慰司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等級之懸殊也諸

夷譁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入直屢被金堡參駁
詆之上亦厭其所爲因請假注籍遂久之不召至
是貞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排去起恒計必
殺五人而後已陳邦傳既遠駐三水外無應援恐上
不見聽聞忠貞營入覲大喜是時興國公李赤心
已死兵權皆歸於高必正黨守素兩人時帶兵五
千以五月十三日抵梧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列牛
酒犒師必正鄭國大悅貞毓等極言朝事壞於五虎爲
之主者閩臣嚴起恒也公今入見請除君側奸不過數

語而卽決公功在社稷矣高領之起恒聞其語謀卽日
注籍五人皆惴惴待命到梧之次日請對水殿必
正意忽中變見上言閣臣嚴起恒虛公宜子耑委任
金堡等處分過當化澄貞毓等皆大失望是時起
恒已移舟去兩勳請手敕追及於平浪邀還
越二日高必正復召對於龍舟李元允衛適自肇慶
至同對慈寧王皇太后垂簾上東向坐元允奏事畢
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皇上何不
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處分是以臣與堡等爲

非馬逸史
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
罪上慰勉曰卿竭忠盡孝朕豈疑卿元允曰皇上
既不疑臣何爲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勅書令臣安
心辦事王太后曰卿莫認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
義他却謗卿謀反元允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
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
也是但處堡等之人看來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
也不見有勝於堡等之事復面質王化澄狗私植
黨化澄窘急申訴不能成語上爲解釋之乃止

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永亨互相糾訐太

后語上傳論中書科以後科道本章不許封進上

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爲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絕言

路也但今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是非本

章不許擅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曰金堡畢竟

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日詞

臣錢秉鐙上疏言臣昨侍班次聞皇上再問金堡

爲君子爲小人惡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

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不爲小人可知因言堡受

次聞皇上再問金堡爲君子爲小人惡堡者皆在班列

聖德詩 文皇昔止華太
宗寶魏徵古未神聖主
皆有納諫名我皇仁且孝
至德無容稱屈已聽臣下
不夫色與聲小臣切侍從
竊觀神采英大帥對夫措
聖度和且平所以諸藩鎮
見者職中與給諫觸去后
愚直氣以盈舉朝請加誅
受杖罰殊輕及與奉旨語
往，歎其清聖相老嗚呼
過事上書爭溫綸皆手答
曾無勉強情去年獻史卷
擬同全鑑呈今復問主上
還經御覽曾所言過懇直
左右固相傾上言寔未讀
朕殊有愧卿後此事披閱
勿負諄諄誠舉朝歎聖德
臣等寔不能虛懷本天授
皇哉我聖明

梧州禱詩 此將昔移鎮
吾知棄嶺北比肩難節制
飽肉且旌旄共有登壇望
寧甘未障勞身先諸吏士
惠國亦功高 朝觀南陽
秦疆藩已就擒棄城知法
在問罪見謀深悵外軍聲
寂懷中帝詔臨兩年三授
首真是快人心

梧州詩 粵東頻奏捷
驍銳並爭先虜騎孤城
合發孤區馬塞志需堅
壘謀勿恃樓船西路接
兵下胡為不肯前

刑特重左腿已折僅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
金齒以孑然殘廢之身蹶躄於蠻荒絕域之外去
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之實殺之也伏乞量改
近邊以全堡命得旨改青浪衛高必正以百金為
堡藥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為堡洗創堡
竟不死
嚴起恒仍留用王化澄亦不求退復召朱天麟入
直
是時李元允守肇慶忠貞裨將准守侯劉國昌與

高必正李 相失潰入肇界元允堵禦之受約

束乃去肇賴以全南韶逃將羅成耀奔至肇元允

數其棄城罪稱詔斬之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

州守甚堅總兵吳文獻以舟師守東南門北兵不

敢近張月李建捷等屢出城戰多有斬獲非時捷

聞奏使往來不絕行在以是少安

上以張孝起為吏科都給事中孝起原名起吳江

人庚午科舉人為孤峻無欲吳中之錚錚者也

以張載述為御史改中書吳霖為給事中霖歛人

所知錄下

翔于思文朝授刑科給
事與黎士彥以偽勅印
誘金王及正已亦偽授
兵部尚書遂以尚書入
朝議改為侍郎謝
恩時猶自稱原任兵部
尚書今授兵部侍郎云
小註
梧州詩 兩粵嗟新敗朝廷
波浪中守藩宜有罪司馬
且論功賞極復何勳恩叨
豈覺崇灰心百戰將封典
爛同羊同

在中書司誥勅著勞已久輔臣請以清華酬之為
五人所抑至是始受今職兵部右侍郎萬翱掌兵
部尚書時兩粵諸帥方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
寬假之朝請於上一概晉封魯可藻既為留守式
相劾罷因附吳貞毓萬翱之黨冒陞樞貳晉封之
請實倡之可藻欲以結援於諸勳也於是焦璉宣
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建保國
公識者謂上公之爵祇以賞敗百戰之將其何以
酬功哉高必正朝回陳邦傅嗔其不附已潛遣標

將襲其老營

六月十九日高必正請援於桂林留守遣滇營總
兵劉崇貴等駐柳慶遙為聲援上聞之急勅陳邦
傅諭以和好

九月初八日北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
敗走先是三月十九日北兵破龍虎關志建戰敗
闖入恭城陽朔地方將入桂林焦滇二營皆洶洶
留守式相發犒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靄往營撫
諭而北兵亦漸退扎衡州志建遂營於恭城灌陽

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進忠敗於瓜里走入武岡
山中報至桂林大震焦璉兵久駐平樂其大榕江
一帶皆滇營汛守地北兵再薄全州滇帥自全州
退榕江自榕江退甘棠渡每退必曰焦兵來桂林襲老
營也

初東阿任子于元燁督兵桂林有女許聘寧遠伯
王永祚子矣趙印選聞之強求焉遂更嫁印選子
由是王趙成隙釁印選又與胡一青爭總統大閱一
青出守榕江從事獨勞印選居城內守老營惟酒色

是耽心甚不平三帥各有私憤璉兵在平樂猝呼
不至故北兵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莫有能堵禦者
十月二十九日胡一青王永祚俱入桂林府城分
餉榕江一帶遂爲空壁

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報至知本月初四日嚴關
諸塘盡掃留守檄印選出城赴子營爲城守計戀
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一青永祚與武
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綏寧伯蒲纓各家老
營則俱已奔竄永祚且迎降矣獨存留守式耜危

非馬逸史
坐府中家人盡散總兵戚良勳操二騎至邀留守
速出再爲後圖留守叱曰爾去則去耳我去不過
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願死得明白耳
良勳去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同聞知城虛無人止
留守在遂泗水過江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留守
曰皇上以留守命吾當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桂
林頻破時已搆一死今得死所矣夫復何言子無
留守之責盍去諸同敞毅然曰死則俱死耳古人
恥獨爲君子吾師固不許予同死乎遂呼酒與共

坐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召中軍徐高至
以勅印付之諭令星馳赴行在完歸皇上勿爲敵
人所得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
執二人二人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無容執遂與
偕行至靖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於正月初
十日差人持文書啓十餘函詣留守及滇焦諸營
陳說天命指譬人事爲劫降之語留守焚其書斬
其使以聞於上及是有德見二人至蹲踞於地舉
手曰誰是閣部瞿先生式耜曰某是也城旣陷惟

求一死耳有德霽色慰之曰吾在湖南已知有雷
守在城中吾至此卽知公不怕死不去吾斷不殺
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閣部無自
苦吾掌兵馬閣部掌錢糧一如在前朝可耳式耜
曰吾天朝大臣爲皇上供職豈爲汝供職耶有德
曰吾居王位於閣部亦非輕式耜曰安祿山朱泚
自以爲王何王之賤也有德又曰吾先聖之裔勢
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耶同做厲聲曰爾
無辱先聖爾不過毛文龍部下走卒耳乃自以爲

聖裔耶罵語甚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一爲之撫
掌有德怒叱左右縛之逼令跪不屈折其兩臂傷
一目式耜曰是宮詹司馬張同做也與吾同難應
與吾同死焉得辱之有德命解其縛還衣冠令坐
兩人曰吾中國人不慣坐地呼椅來且曰汝何不
速殺之殺吾兩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笑召副將
全節護之出幽於民居雖異室而聲響相達有德
又遣官王三元彭爌往勸諭之令薙髮不可令自
請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吾

哭瞿張二公詩 桂林屢
陷復登埠此日孤城豈更
支坐嘯但憑天意穩懷忠
不信粵疆危也知滇帥空
邀餉却恨焦侯遠駐師聞
有七人同日死張巡以外
定為誰 林生夜夢巨舟
沈獨有吳郎水未侵幕下
幾人能脫網危時早計豈
成禽可憐供帳盤餐却猶
許粟四唱和吟司馬奮髯
公擊節從容激烈兩同心
仙翁授記有玄機為說扶
公返舊扉共信錦衣恩結
伴詎知馬革是榮歸慈孫
收血奔難到愛子趨庭志
已違傳說吳江楊義士竊
揚骸骨出重圍 天隔文
物仗公存多士從龍半在
門疎拙無因頻荷薦聖明
不用亦仰恩特乘休沐趁
戎幕為獻新詩賞直言回
憶虞山高宴夜桂華明月
最傷魂 頁郭秋燈聚草

堂江頭送別色淒涼中宵
復楚功難就張佛指軀志
竟償報國正宜留熱血完
名何苦殉危疆天涯屈指
奇男子憶爾雄姿淚幾行
下筆真驚倚馬奇逢君
酒後興何悲雄文不草收
常撒絕命空傳萬唐詩七
日忍飢還唱和九原有伴
足追隨樽前惟尔鬚鬢戰
長似睢陽噙齒時 榕江
大帥已全奔堅卧要誰駐
壁門好養健兒曾吮血更
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淺土
何人整遺稿烽中幾冊存
敢信江陵遂不祀荆州或
有相公孫 並馬江頭向
碧岑星君龍隱日追尋
看君搖筆鬚眉動把戎
新詩泣涕吟難後尚隨
門下吏篋中長寶故人
簪同時屬和張瞿句佳
韵拈未痛不任

公年有詩秋句使推
料提提提提提
每流涕補之

不為也南冠而囚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至十
一月十四日式耜語同做曰吾兩人待死十日矣
尚隱忍偷生其為蘇武耶李陵耶誰實知之同做
曰即草檄命老兵間道馳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
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入
十里為邏卒所獲獻之十七日辰刻有數騎至繫
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筆作詩二首一自
題一贈同做肅衣冠南向拜訖所錄臨難時與同
做唱和諸稿共一百一首置几上從容步出遇同

做於道同做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誰敢忘之行
至城隅見一礮石式耜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
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同做並遇害同做
既刑屍不仆首墜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
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敵人為之股栗而廣州亦
以是月初三日破蓋范承恩獻西門降也杜永和
及諸將帥其眾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
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潯而
陳邦傳叛謀劫駕上知之遂於十二日衝雨而去

以下俱頂格

凡鹵簿及從駕諸臣舟在後者悉被劫掠文武諸
臣墮水死者甚衆董英許玉鳳潘駿觀等十六日上至
南寧戶部侍郎王圭迎駕遂於二十八日駐蹕南
寧其民粵東紀事蓋其年恩熾西門到出林溪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於閩者二年
匿影山中幾死於兵死於賊者十數次戊子正
月聞江西反正以四月出閩抵建昌而南昌已
被圍遂退至新城縣廣東信至乃於九月從間
道結伴過嶺十月到行在覓得兒子法祖相失

已三年矣喜過望不復有仕宦之志是時總憲
袁彭年副憲劉湘客皆素交與交與好見予至亦驚
喜方行考選核資格以予不及格法自本始屬吏部除膳
部主事予以閒曹無事吟詠自娛時事皆託諸
篇章以自見三年庚寅冬始蒙臨軒特典改授
庶吉士予出山陰嚴公諱起恒門方候教習南
雄陷上遂移蹕是時倉猝聞變詔書旁午吾師
山陰嚴公趣召予曰有十數勅在此子可分散
同館各撰數道得如奉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

聞之皆感激泣下者爲善予出呼諸子如姚子
莊吳龍禎皆粵人聞警輒先家去已寧先即不去亦皆
書生素所不諳同門李來獨撰一道又不得體
不可用閣中促者數次至亡已代爲屬筆勉完十
數勅以呈公公大喜此後凡有大詔令悉送予
起草既至梧州金堡等被下獄予謂嚴公曰此
輩素攻公者公極力救之方得大臣體公曰是
也跪沙濱申救不允攻五虎者遂指公爲虎黨
且側目於予矣郭之奇謀於王化澄求爲教習

館師云以職方司一席見處山陰公在上前極
稱予有制誥才復引推知考選例請改編修管
制誥上問昨榜中爲推知者幾人公對僅錢某
一人曾授推官上領之未幾化澄請改中書吳
霖管誥勅予上書中堂引典制力爭之乃止吳
霖因改科員霖與予素善聞予言亦不以爲嫌
也五月高必正黨守素入覲吳貞毓郭之奇萬
翱等郊迎四十里外欲藉兩勳以除君側之奸
其意在殺五虎逐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聞

之先引病注籍會高黨於戎政侍郎劉遠生同
菴爲同鄉召對之辰過同菴舟中飯湘客遠生
弟容生也與袁彭年特立丘聯舟強出與見高厲
聲責之而予適至聞兩勳在舟中急去高望見
問知爲詞員卽遣人邀入舟共話高固賊爲人
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菴言嚴公過袖出掌科
雷德復疏叅山陰二十四大罪目爲嚴賊時同
菴讀與聽聽訖變色曰此疏太過予心知其不
喜揭中稱賊也因言舉朝人皆說此公不好想

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過幾人高曰恐已見
過一半沒一人說他好者予笑曰爲要說他不
好故來見公耳朝班人甚多若某等不要說他
不好便不來見公矣且說嚴相公不好者只爲
救五虎也因指特立丘客生笑曰此兩虎現在坐
去歲此時五虎攻嚴相公無所不至若是別人
趁此下手報仇亦不爲過嚴公不害他反去救
他據公看起來是好入乎是歹人乎高悟曰君
言是也然如孔子夫也就沒有人叅他了予曰孔

梧州詩 僻處朝廷小
虛名禮法持誰迎 鄙國
至不救粵東充元老 盈
庭謗書生一語移闕前
爭論日天體幸毋虧

子專有人參他到齊國被晏子參到楚國被子西
參歷舉其伐檀削迹困陳蔡諸事高喜曰原來
孔夫子也有人參也遂起候對到班次先與諸公
大辨盡反其說劉使往竊聽之云聽不甚清但聽
講孔夫子常被入參劉笑曰語投機矣及入對
悉如予言力言起恒公忠無私宜專委任金堡併言
等處分過當於是郊迎諸公大失望山陰師聞
之亦不知局之何以頓翻也次日師移舟平浪
兩勳用小舟追及之予後至笑曰往時言蕭何

追韓信今見韓信追蕭何耶高大笑乃共邀之還
還不數日再對予亦侍班對畢上問廷臣金堡
為君子為小人無對者予遂以次日上疏言昨
承上問無有以堡為小人對者云云且極陳其
不能遠戍狀奉旨改青浪衛此疏出不惟攻堡
者大恨與堡問難者亦憤憤問何以獨稱堡非
小人也未幾予大病請假命下與劉蒞李來同
改編修予病益甚時梧州瘴重死喪無虛日聞
桂林稍清固請山陰師乞堂假三月往桂林一

游自予至行在凡兩年謬蒙留守薦揚屢加問
訊曾未識面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吳廷尉德
操相距千里握手無期兼以閣學屢召不赴求
以史局自効山陰師因命予要之同來遂以七月離
梧八月中秋至桂林而金劉輩亦皆在時得聚首
于留守之幕警報沓至留守公吟笑如常且曰
今冬明春吾與諸君且衣錦還故鄉耳此地那
得有憂蓋公初奉粵撫之命湖州山中有松仙
者授以錦囊數封諭臨危始發發則其事與年

日月時日皆預定也依其策行之如擒靖江守桂
林用焦璉諸事具有成效是年庚寅祇餘一封
外標庚寅元旦發發之有扶公榮歸四字公以
榮歸必錦旋也予忽心動惡其扶字將爲扶襯
乎且僅餘一封亦屬可疑公天性和雅顧亦信
其術深每當危急之際輒處之泰然諸將帥亦
仗公從容鎮靜卒以立功久之軍心既弛將益
驕多不用命而公猶以前事自持局外者憂之
適張別山同敞自全州回一見稱契移予舟纜

其所居灘江草堂下每酒後悲歌慷慨自誓必
死別山無子手一大卷盡軍中所作詩文示予
曰此卽予子也誰爲吾留之乎一日遙向荆棘
叢指曰此境大佳命軍辛鑿開一徑邀予並馬入
其中朗朗大如百間屋其東壁有黨人碑揚墨
如新聞數百年矣今日始見蓋所謂龍隱洞也
與予日縱酒其中爲樂臨別以所愛小史屬予
善視之抽髻簪見贈曰聊以志盍簪之誼因歛
獻泣下曰從此永別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予

桂林詩 張翥玉堂客報
國老戎衣久辦沙場死還
能馬上飛書生喜見敵老
將讓臨機堅卧榕江上師
旋獨不歸

桂林雜詩 溥帥聲名久
今知爵大專流星邊徽至
卜日相上公婚真作室家
計愁傷部曲恩謂王精聞
胡衛國匹馬備閨門

曰往時封疆受之朝廷失則死之今者以我爲
政我在則失者可復死則竟失矣別山曰雖然
無可爲矣吾往時督兵兵敗吾不去將去復回
以取勝者有之昨者敗兵踏我而去矣士心如
此不死何爲故予聞桂林陷而知別山之必死
也在桂林晤諸勳武陵侯楊國棟豪俠有氣概
興寧伯胡一青身不滿五尺精悍之色見於眉
間趙印選魁然雄桀然驕蹇不法惟擁姬妾以
自娛尸居餘氣耳十月放舟至平樂曼公先數

日發曼公家寓平西山去平樂四十里聞予至亦出同飲新興侯焦璉幕中璉沉毅有威容頗好禮是月曼公為四十因釀分爲稱觴訖同訪光祿卿嚴煒伯玉於仙迴洞蓋曼公欲移家傍伯玉而身赴史局也留一日日出復送我於昭江遇留守公次子元鏞籍字生甫自吳中泛海省親至是始到曼公遂與並舟而西而予獨東適御史朱由抹巡方復命舟亦至以十月初十日抵平浪去梧州四十里御史前船舟回大呼搖手曰不可去矣上駕已南百官倉皇隨行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留守公孫昌履文簡討自行在至云廣州以初三日陷矣吾輩我惟有西奔桂林耳日晡則廣西潰兵蔽江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於初五日陷矣於是進退無路昌文奔難而西予輩舍舟入山徐作南奔之計豈意潯州陳邦傅叛上幸脫於難諸從官皆被劫掠墮水死者無算道路梗塞不可行遂留滯梧州村中自十一月

閏十一月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梧州空四月矣

二月北兵始至大帥馬蛟麟遣官齎書幣見招
避不敢出始知曼公為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
書字至言桂林事蓋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
樂聞平樂已破其家人被執問公所在則以予
同往迴仙迴仙洞嚴伯玉家對隨發二十餘騎往迴
仙而公亦適奔迴仙迴仙騎縛伯玉拷掠備至公乃
薙髮僧裝出以免伯玉遂至平樂見蛟麟論以
降不屈脅之以刃誘之以袍帽皆不答蛟麟乃
延之上坐禮之甚恭因請出家許之故隨之至

其書云山僧格水之罪人也
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
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成清浪
道路之梗養病招提飯命三
寶四閱月于茲矣車騎至桂
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
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
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
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師
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
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為王所
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
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
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于
王即僧亦豈有私痛惜于
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殮心竊
感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
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愛
且歎其人若唐高之于元君
素周世宗之于劉仁瞻是也
明我明太祖之下金陵于元
御史大夫福壽既薨之矣復
立祠以祀之其于犯法當死
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于今
為烈至于元世祖祭大天祥
伯顏即注立信之家豈非與
中華禮教共植彝倫者耶

梧而生甫亦竟由昭平南走永寧州為叛民所
執死於獄萬里省尋親相距數百里不得一見而
死悲哉久之聞桂林破留守與張司馬同日死
在桂林者吳其靄以單騎奔柳州德操被執不
受官盡其橐中裝以免劉遠生湘客隱跡猗峒
中金堡先期已投芽坪庵為僧釋名性因惟丁
時魁乞降即日補廣西學道不數日死予初謂
道隱必死已而別由死而道隱僧頗訝之已見
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守公及張司馬屍詞氣

山僧問當論之表國之忠且
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
同今欲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
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
人心不正事難殊軌道定同源
而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
勳者哉王既已投之則忠臣之
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
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為兩
人飲置公幼子尤宜存郵張公
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
知歸喪故里則仁義之譽王
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亦
許山僧領屍隨緣葬蓋撥
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
義之士如盜賊冠雖必滅
其家振藉其肢體而後快于
心耶夫殺兩公子生者王所
自以為功也禮兩公子死者天
下萬世所共以為德也惟王
圖之物外開人不許多口既
為生死交情不忍嘿之然于
我佛寬親平等之心王者澤
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
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
波不能廢改道持者以書獻
款候斧錢惟王圖之

余道吳以詩 去歲風聞
疑至今客未果說 七星沈
青天已事編 志向日空
懸軒主心多難 相依臣節
若吳時不去 聖恩深中興
未泰公先死 淚洒天南轉
捷音 共表吾師 遇主知
五年車駕 鎮相隨 遺書
忽到 趨朝 急密旨 偏承
下直 運血 碧人 聞千載
恨柱 摧天 外九 重悲 乘
與此 日 變 荒 外 左 右 顛
危 更 仗 誰 曾 為 三 策
壽 漢 事 繪 關 傳 者 亦 動
容 廷 議 故 知 爭 祖 制 帝
心 原 自 據 藩 封 圖 行 國
難 身 先 覆 為 何 君 恩 福
獨 鐘 門 下 夕 郎 同 日 死
九 原 含 笑 得 相 從 制
科 春 出 陸 公 門 同 是 門
生 獨 倚 恩 規 諷 每 蒙 傾
耳 詢 謀 偏 許 盡 情 論
受 知 不 受 常 躋 閣 相 見
無 時 特 論 關 何 事 遠 師
甚 求 去 抵 今 西 望 漫 傷
魂 夕 郎 指 撥 事 吳 霖
同 元

慷慨乃信其非懼死而逃於僧者也留守既死
家人盡去門下士吳江楊藝冒死尋其屍猶未
殊但血刃在頸耳具衣冠歛與張司馬同瘞於
北門適堡遣人上書藝遇之曰吾業已收訖矣
勿更生枝葉此書遂留藝處予久滯村中再遣
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上在南寧
諸從駕相失者先後漸集李元兪自肇慶失守
單騎入見方擬間道奔赴而孫可望遣兵入衛
相傳有張護軍者甫至即上山陰相公舟問封

滇畢竟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功甚
大朝廷自有特恩若專來問是挾封也與張辨
聲色甚厲張不逞公遂赴水死死一夜虎負公
屍出諸岸行在大亂予遂止又聞陳邦傳以計
殺焦璉於武靖州函其首至梧乞降於馬蛟麟
盡獻潯南之地蛟麟傳送邦傳及其子曾昂入
桂林予遂去梧東下中道被掠幾不免復回梧
州晤方曼公始備悉桂林事值同鄉彭爌為蒼
梧道資其行乃剝染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

所
知
錄
下
三

山僧問嘗論之哀國之忠臣
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
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
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
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定同源
而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
勳者哉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
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
見德之時也請其衣冠為兩
人飲置公幼子尤宜存郭張公
無嗣益可哀矣並當擇付親
知歸喪故里則仁義之譽王
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尔亦
許山僧領屍隨緣蓋整揆
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
義之士如盜賊冠雖然必滅
其家狼藉其肢體而後快于
心耶夫殺兩公子生者王所
自以為功也禮兩公子死者天
下萬世所共以為德也惟王
圖之物外關人不辭多口既
為生死交情不忍嘿然于
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
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細常
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
跋不能廢政遺持者以書獻
款候斧錢惟王圖之

余適與以詩 去歲風聞
殺至今客果說大星沈
青天已事編軀志白日空
應報主心多難相依臣節
苦異時不去聖恩深中興
未泰公先死淚洒天南聽
捷音 共表吾師過主知
及年車駕鎮相隨遺書
忽到越朝急密旨偏承
下直運血碧人間千載
恨柱摧天外九重悲乘
輿此日蠻荒外左右顛
危更仗誰 曾為三策
善漢事論閣傳者亦動
容廷議故知爭祖制帝
心原自慎藩封圖紆國
難身先隕為荷君恩福
獨鍾門下夕郎同日死
九原含笑得相從 制
科泰出陸公門同是門
生獨倚恩規諷每蒙傾
耳納詢謀偏許盡情論
受知不淺常躋閣相見
無時特論閣何事違師
苦求去祇今西望漫傷
魂 夕郎謂陸事吳霖
同死

慷慨乃信其非懼死而逃於僧者也留守既死
家人盡去門下士吳江楊藝冒死尋其屍猶未
殊但血刃在頸耳具衣冠斂與張司馬同瘞於
北門適堡遣人上書藝遇之曰吾業已收訖矣
勿更生枝葉此書遂留藝處予久滯村中再遣
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上在南寧
諸從駕相失者先後漸集李元允自肇慶失守
單騎入見方擬間道奔赴而孫可望遣兵入衛
相傳有張護軍者甫至即上山陰相公舟問封

滇畢竟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功甚
大朝廷自有特恩若專來問是挾封也與張辨
聲色甚厲張不逞公遂赴水死死一夜虎負公
屍出諸岸行在大亂予遂止又聞陳邦傳以計
殺焦璉於武靖州函其首至梧乞降於馬蛟麟
盡獻潯南之地蛟麟傳送邦傳及其子曾昂入
桂林予遂去梧東下中道被掠幾不免復回梧
州晤方曼公始備悉桂林事值同鄉彭爌為蒼
梧道資其行乃剌染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

山問初傳時禮驚聞
閱野足為誰行踏穿
嶺表三山近望到天陽
一柱傾滄海未能容信
團白頭畢竟去真卿同
時義士吞聲泣不為門
牆獨慘情 冰葉清風
海內望至今遺愛法蘭
卿身相絕島思存宋夢
入先朝只輔唐閭里自
來臣節著家門都為國
思亡相隨猶有雜孫在
此日稟頌孰與藏 有
客乘風自夏門霽光秋
殿歸然存闡權海上上
尊元老封事天南動至
尊蠟言未明主賜麻綸
猶出上皇恩新銜鶴印
隨頒給曾慰孤臣萬里
魂 昔歲謬叨漳浦薦
主恩特詔試天官書生
不以先容進國士偏承
格者一命溫恭廷郡幕
三年竊戴侍臣冠同時
知己捐軀盡每念師恩
淚不乾 昔撫山東被建獄
相朝宇 中夢人贈額曰唐

南諱櫻殉節海上哭以詩自此以後上駕日南

音問阻隔傳聞多不實自有從行諸臣日記予所知

者止此矣

予自戊子十月到肇慶為永歷二年二年以前

事皆得諸劉湘客日紀己丑庚寅忝廁班行或

得諸目擊或得諸章奏或得諸從戎士大夫之口

較諸野史為稍確也

所知錄卷之下終



